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二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哀文

儒林

明故大理寺副東橋先生李君墓誌銘 楊循吉

往年予再官禮曹居京師大理評事嘉魚李君實為之  
友君清介絕俗不屑事；與人言未嘗不期於將退予  
別君歸之三年君果遽以病謝官去時其弟鄉貢進士世  
卿方築釣臺于黃公之山而不出遂從居焉君歿既葬未

明文海 卷四百四十二  
有銘世鄉求君之遊於門者吏部侍郎王公將為之銘公  
在疾以屬予敢書其一二大者以為叙而後銘君諱承  
芳字茂卿五世祖遠無繹史曾祖英仕洪武中為四川  
鹽課大使祖善珙縣教諭皆皇贈都察院副都御史父  
阜贈大理寺評事君自幼穎敏強于學出言論即侃  
驚人其後通經史泛及百家為文章典瞻有法遂知名荆  
楚間年三十有七領鄉荐四十一登進士既授官素貧  
無鮮衣良馬儉約如儒生時性高慵不喜羈束旦日入  
寺習唯諾趨走退據案執筆署銜尾還却破屣寒冽煮蔬

飯糲或出逐人事無少休用是無一日快意其歸計遂  
決嘗謂予曰吾得俸錢足三十緡可津而南矣居三年  
陞副于右寺志乃老就下君平生讀經書每謂聖言簡  
大後世訓詰繁支率合不聚于道：由是益翳遂奮然  
著論斥其非往：見於述作間聞者群訶衆詆至大罵  
君不為改惟一自二好古者信其言以為然：君以是取  
譏亦以是自立真有志力人也歸五年屢空兄弟相對心  
為弘治壬戌五月二十二日君卒年五十三前配孺人  
石氏生男二人長曰肇決決曰榮女三人壻曾恩進周夔

表<sup>刻</sup>褒後配嚴氏一男曰瑗世鄉以卒之年臘月葬君于  
 蒲圻烏石湖之旁明年始克治銘事將啟其前而納焉  
 墓連不得備物權於禮也君天性孝友與人交尤篤信  
 義其論治道以教化為本立論高古非拘、者而世鄉  
 蹈竒節尤甚至足實以其二子來其名曰李整李教蓋  
 浮江千里其一家之樹誼若此銘曰可尚也已繫斯人  
 之賢乎既顯維時治平有丘而掩兮吁嗟先生

正學先生道林蔣公墓誌銘 孫應鰲

歲嘉靖己未冬十月某以省覲道武陵侍論道林先生

桃園三日期蒞官再侍焉逾三月某以涖官復道武陵  
 未至前十日先生屬纊矣十二月三日也嗟痛哉先生  
 壽七十有七感疾時諸門人侍疾惟論學無他語疾革  
 作詩二章歌咏傳性傳神之微貴竹汪君若泮持馬君  
 廷錫書至仍就榻與論中庸首義命其子如川如止曰  
 我化柳孟卿侍我久撰我行誌我者孫山甫乎是夜分  
 瞑目衣冠<sup>端</sup>坐逝越六年乙丑孟卿具有狀於是某再拜  
 謹誌其墓先生為海內鉅儒稟受既粹潔而究竟於學  
 問者益醇氣量既弘毅而蔽明于師友者益精鍛鍊于

貧病者證之懇切故辭察至真厝注於事應者用之愈彰故踐履至孰衛道則剖判微眈防之甚嚴守德則兼融動靜持之至密中和涵諸心光彩煥諸外型範被諸人述作流諸後藹焉春迴燦然焉星布嶽焉山立沃焉海潤光大孔門厥功矣始先生少與閣齋吳公元亨友善文砥礪已乃陽明王先生自龍場謫歸先生見焉陽明謂吳公曰作顏子者卿實也無何先生病久之噦血於是寓道林寺一室自養默坐澄心常達晝夜一旦忽覺此心洞豁宇宙盡屬一身呼吸痼瘵全無隔閼虛白

盈室溢焉病已乃信大公廓然無內外之旨此身與萬有流通之旨自悅自樂自慊自成悉由自得由是神明煥發有不言自喻之趣後應貢入京師謁甘泉湛先生執弟子禮甘泉每與議皆契合隨侍甘泉於南雍時尚書費鍾石公案司成魏莊渠公校一見皆嘆服以為不及海內士問學有不之甘泉而之先生者官京師時與太原潘公高江西徐公樾六安潘公子正徽州汪公尚寧歸安呂公光洵日與講明正學官蜀時蜀之士石洲張公鑑請設講大益書院官貴州時建書院二左文明

右正學集諸士講之凡所至冀望指準莫不鼓舞興起  
逮晚年家居隱善德山門下士日集復再遊南岳衡之  
士諒設講甘泉精舍石鼓書院遂省甘泉增城粵之士  
請設講獨固書院增城返始卜築桃花園為精舍門下  
士遠近大集以精舍田所入廩之如向君淇輩自數百  
里至吳君宗克章評輩自數千里至縉紳聞名者亦紆  
道至先生第四孟祀祖考一歸日惟危坐慎獨堂大觀  
樓與諸士究微言警發游息歌詠風雅如是十有六年  
先生聲言大致備文集續集後中集不具論其實見道本

如古大學義桃園白錄講義訓規所載與標摘羅念菴  
公洪先冬遊記答何吉陽公遷論學諸書咸閎闊儒以  
未未逮所諒揭日月以啟後塗皆千古正鵠未曾有者  
先生年為十八縣瘁家故窘不給饘粥舊居陋巷復燬  
乃僦母舅屋寓居正德改元捧詔沅江沅令知其貧稍  
厚餽先生不為顧督學使張通川公邦奇御史毛東塘  
公伯溫先後至郡試士得先生大奇之居母憂不用陰  
陽家以歷內日吉從事里人嚴氏盡疫無與往來先生  
朝夕之得全活嘉靖戊子舉南畿鄉試壬辰登進士授

戶部主事丙申改擢兵部再擢四川按察水利僉事播  
州土酋私餽金立叱出關堡戍守久廢苗夷白日格殺  
人即條其事得復舊商旅為通至則咨詢民隱苟利于  
民不以忤當道及權力人為忌議罷岷江之東諸水驛  
供億歲省無筭議茶馬法一復秤盤二禁湖茶三限引  
目私額一時盡墮今猶守為成軌攝按察事廉得冤獄  
二釋之攝督學事汰冗濫杜絕求托人不敢干以私有  
方士以妖術憑愚民武奪大衢中人莫能近先生召前  
立方士作術不復効真之法已亥擢貴州提學副使作

聖諭行寓約束好士愛人真氣流溢於是士知崇正學  
莫不飭名檢賢者勸不肖者媿且革奏益普定十四衛  
廩生額奏改湖廣清浪五衛附貴州試城中黜民易裝  
若而人匿宣慰土酋所不逞巡按趙方厓公大佑捕之  
宣慰土酋糾衆揚亂為扶持計自巡撫下莫不謂當撫  
先生正色曰寧亂而斃我撫何可行也命人諭以法土  
酋戢衆遍歸癸卯先生病且亟求致仕巡撫劉公彭年  
難其請遣督府檄藩臬官各一詣幕府議狀劉公遂屬先  
生行得便歸武陵劉公聞先生疾且愈又數使促之未

乃御史魏君初至宿憾先生遂劾先生自離職於法不  
便適宰丞亦宿嫉先生名旨下若曰此誨學蔣某罷歸  
籍仍隸編氓行之日貴人士號泣持輿先後不能前為  
詩慰勗之丁未冬奉恩詔得復其官如閒住例先後部  
使荐先生宜為宮輔為司成疏凡幾上不報凡鄉里後  
學可接引接引之郡邑有隱痛郡邑吏造請殫告之鄉  
里朋友不能殫之有難恤之郡邑民無大小敬依先  
生若神明若父母雖永順保靖土酋提兵亦必再拜先  
生之廬然後行蓋先生蚤得聖門天地萬物一骸之宗

其論雖殊其本為要於知止知止為嚴於慎獨為妙於  
默然識默識為融於勿忘勿助之間其綜之為成此仁  
於一身故凡學術偏外皆不敢望厥宮墻而乾之終日  
即一息尚存清明獨照沒其身一言一行靡外天則斯  
躬行君子哉先生諱信字卿實姓蔣氏既沒學者私謚  
為正學先生先鳳陽人洪武初五世祖諱文舉未判常  
德因家焉高祖俱不仕父諱經別號惠菴贈兵部車駕  
司員外郎有厚德鄉人稱為長者母萬氏贈宜人成化  
癸卯八月丁亥為先生始生初娶姜氏再娶李氏三娶

柳氏子三長如霖李出次即如川如止柳出俱府學生  
女四長適楊應寬次適李與檀次適陳可禹次適張天  
秩俱庠生孫男四孟賢縣庠生孟祥孟才孟奇曾孫男  
一辛酉二月九日塋於金霞山之羅帶峯銘曰衡之山  
崔奇兮江漢洪流兮深廣無涯鍾祥炳靈哲<sup>方</sup>人生而鄒  
魯路迷豐蒿萊兮白日黜聖唐虞世遠道何卑嗟哉我  
心將安歸哲人兮哲人手艾榛莽哀悌囂塞之霧俟大  
道如流水景風澄朗青天開哲人行藏和且怡哲人觀  
化兮獨遺我思我所思兮衡之山麗迤江漢離々金霞

之山突起兮相掩映而岬峴哲人肉骨藏在此兮千秋  
萬年永無虧金霞兮自今哲人交為依

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謚文恪月湖先

生楊公墓誌銘 羅欽順

國朝士夫函心理學者蓋徃：有之以余所聞若河津  
薛文清公崇仁吳聘君安仁胡敬齋所見若蘭谿章文  
懿公晉江蔡虛齋豐城楊文恪公則君子之論皆無間  
然者也文恪公之學開端用力得之其父復菴先生復  
菴師胡先生九韶胡之師即聘君也淵源固有所自若

夫旁搜博取窮深及約則公所自得為多其平居之應酬立朝之儀論篇章之著述政事之敷施大抵自其學術中出可謂名實相副者矣乃今已矣公諱廉字方震號月一號畏軒姓楊氏世家豐城邑中曾祖諱德義祖諱行素父諱崇仕終永州知府復菴其號也以公貴祖父俱贈南<sub>京</sub>禮部尚書祖妣安氏妣劉氏俱贈夫人公自幼穎悟過成化丁酉以邑庠生中鄉試第一丁未會試第三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庶吉士移疾家居庚戌授南京戶科給事中丙辰內艱服闋改刑科戊午以

便養<sub>請</sub>改南京兵科初管後湖黃冊郎奏行清查法請與戶部委官各行回報以相參對由是所查戶籍無弗實者兵部議贍洪武永樂年間冊公奏言年遠冊或不完暴之天下姦且日滋非便然遠年之冊誠戶籍根源宜添造冊庫稀架薄堆以便揭查晒瞭從之公志切匡時以經筵講學為出治之本疏每上必懇：致意嘗因地震劾奏用事大臣首荐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戩宜備日諫：讀書宜用大學衍義時論躋之吏部尚書王恕被讒力言公鄉中不可無恕所宜優禮請斥遠讒

邪無為所感楊茂元感應期因事獲譴亟奏乞叙復他所論荐如周瑛周孟中王鴻儒張吉王雲鳳劉元劉大夏謝鐸林俊曹璘等皆有時名屢上時政便宜凡十數事又兩因邊鎮有盜言陳言備禦數事朝廷采用幾盡又嘗論宋儒周程張朱從祀之位宜右漢唐諸儒又因闕里重新請更立木主以俗陋教偏未及用識者惜之庚申陞南京光祿少鄉嘗入賀千秋節陳言輔道元表其說尤備問者泐藩鄉試得士為多丁卯陞南京太僕少卿俄遭外艱服除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前北軍民投狀或寢不行公謂政主於通不宜任情行止悉心分送

所司仍存其底備考壬申冬陞順天府戶邊境不寧命將出師者再所需車輛約費銀數千兩公以水旱連年根本宜慮力言於兵部移大興通運所餘銀以給之仍免派補又奏免夏稅一萬七千餘石又令農民改撥者量入貲為賑濟備民甚賴之慮各屬巧取民財每歲辦創作底簿具載其都數撒數使上下通曉無能為弊凡徵稅則例鄉飲儀節悉加裁定過鄉會二試所需悉從官給革和買借辦之擾府收例銀前後幾二十萬公立法簡而有制類皆既便且絕侵欺昌平縣以歲辦不前

奏准陞州請轄密雲順義懷柔三縣三縣復奏不堪事  
下公議乃均車輛十之六於三縣使州無偏重釐各官  
馬夫銀於均徭使不得多取定陵戶貧富撥補之法使  
不得影射皆著為令公名素高人或疑其用及是見其  
施設優裕計皆經久相與信服翕然乙亥春陞南京禮  
部右侍即疏論交修論廟事祀論巡遊語皆切至駕臨舊  
都即奏言臣僚冠服當如朝儀又請太廟皆得俞旨今  
上登極用廷荐陞尚書首進大學衍義節畧有旨廢答  
又申論大禮以堅上意諸卿佐皆附名焉前後凡八疏

乞休癸未春求去益力上察其情詞懇切特允所請賜  
勅給驛月廩輿夫皆從優典公歸則取勅中語扁其堂  
曰顧保杜門却掃縉紳益歸重焉乙酉三月十三日以  
疾卒于正寢其生景泰壬申八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  
四巡撫都御史陳公洪謨以聞上嗟悼贈太子少保賜  
謚文恪遣官諭祭者再并治塋域以丙戌十二月二十  
二日葬邑東銅湖之原東向公配贈夫人陳氏前卒至  
是遷祔子男三長畋邑庠生次郊陝州判官俱貳室程出  
次致邑庠生女一適國子生丁森俱貳室黃出孫男一

女四公事親篤於養志間嘗移祿以具甘旨其自奉蓋甚薄也敬事伯父友愛諸弟姪始終無間清約嚴重望之凜然就之則言溫氣和有足感發人者愛人好士一出於誠意士有同郡者數輩病於逆旅日徃存問不<sub>減</sub>殯歛皆親莅之初<sub>自</sub>下第歸及仕且顯從遊者日益衆每欣然為之誨說旁引曲證務令得聖賢指歸乃已平生所著有文集六十卷劄記三卷奏議四卷家規一卷皆其精華所述有新增伊洛淵源錄先天後天圖學考證太極圖纂要分數程氏遺書二程年表西銘旁通皇極

經世啟鑰象山語類洪範纂要禮樂書皇朝名臣言行錄皇明理學名臣言行錄選註風雅源流唐詩詠史絕句白沙定山詩星畧筭學發明綴筭舉例醫學舉要名醫錄凡二十餘鍾初公疾且甚遺言諸子銘我必羅整菴及卜葬得日甚迫至是其季璩始克以公命來告欽順於公有契契文久逾厚其敢以淺陋弗稱辭行狀乃公門人孫荊州存所述既詳且信是誠得所據矣惜不能盡書也銘曰學以為己惟明與誠惟聖有謨詒我法程明必無疑誠必無偽仰止聖人賢庶幾可止卓哉文

恪傳極群書既探其蘊爰握其樞篤信力行隱顯視有  
燁其光文章政事君惟敬非道弗陳臨民惟簡小大歸  
仁典禮苗都公則既老疇不知公用公不早平生著述其  
書滿家衛道之嚴毫釐敢差生為醇儒沒承顯謚玄室  
有銘徽于百世

故致仕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懿楓山

先生章公墓誌銘 羅欽順

公姓章氏諱懋字德世名居蘭谿純孝鄉之渡瀆至公  
始顯成化初翰林有四諫之稱公其一也其三人為吉

豐羅公備莆田黃公仲昭江浦莊公景羅公首上扶持  
綱常一疏公繼草培養聖德疏偕黃公莊公上之所言  
皆切於治化本原雖相繼外補而直聲大著士氣勃興  
至今未衰也四諫齊名而公最壽蓋享年八十有六官  
累進至南京禮部尚書而卒其卒也制贈太子少保謚  
文懿賜祭與葬卹典之厚近時所稀有也嗚呼是豈可  
以幸而致哉公生正統丙辰天資穎異讀書數過即成  
誦長益嗜學淹貫群籍尤深于易天順壬午鄉舉易魁  
成化丙戌試禮闈為劉文安公所賞識擢冠多士廷對

賜進士出身改翰林庶吉士文學益進丁亥冬授編修  
內閣循例課上元燈火詩進呈公謂燈火非昭德之器  
詩賦非論思之業遂因事納忠疏入忤旨調臨武知縣  
言官論救改南京大理評事日取刑書及故牘玩之具  
得其要領每日有論駁人服其平滿三年得告歸省陞  
福建按察使僉事毅然以振揚風為己任嘗議處番舶  
均海田弛鑛禁假清軍以擣秦寧劇寇急賑濟以離沙  
尤賊黨皆有實惠及民然事多掣肘不得盡行其志殊  
不樂也滿考入覲懇致其事而歸：則日以娛親為事

稍暇輒讀書楓山菴中從其遊者日益多隨材誘引諄  
諄不倦學者因稱為楓山先生士夫道過蘭谿得一見  
公無不欣慰家居二十餘年所造益深守益固侍從  
臺諫文章論荐前後不啻十數孝廟因熟公名辛酉夏  
特起公為南京國子登祭酒會遭父喪辭不拜詔復置司  
業攝學事以需終制又辭不允乃赴任名高望重尊尚  
德化寬大中自有規矩諸生質疑請益無不嚮答或泛而  
不切務令收斂近裏士皆慙服凡學政所宜興革者次  
第以聞率從其請正德紀元陳言五事曰勤聖學隆繼

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皆切時務會逆瑾擅權紀綱日紊公深以為憂前此嘗三疏乞休皆被溫旨勉由及滿三年以年逾七十連章請老甚力上乃從之瑾勢益張縉紳多被其挫折於是始羨公之明決也庚午冬復起為南京太常卿辭辛未春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又辭詔聽以待郎致仕公乃受命今上即位言者請待公異數特陞尚書致仕懇辭不允有學行老成名實相稱之褒繼遣行人王懋賫勅存問而公已不待也疾且亟臥與林守有年論天下事甚悉又與族子贊論保國家長

久之道於士會獨有取焉始終不亂卒之日則辛巳歲除也公器度宏偉於人無所不容和厚之氣溢於顏面坦懷待物好善有成居常無甚異同及臨事決議援據精審確乎不易清心寡慾不事標榜有欲為之表宅里築書院者皆力辭服食器用取給而已於書無所不讀有所不合必折衷于程朱其精切之論門人董知縣遵記之特詳皆可為法于天下事無不理會堯舜君民之念每倦：為郡之守嘗以嚴冬集夫築堤捍江亟為書以天時水勢人情利害白之守為立罷其役民間利病

苟接於聞見必以達之上官其誠心愛人如此為文章  
平正典實理勝而味永遺文僅九卷門弟子於公卒後  
相與蒐輯以傳者也曾祖諱叔良國初以人才徵辭不  
就祖諱邦和考諱申甫志識高邁能豫知子若孫之當  
顯者以公貴封文林郎南京大理評事加贈朝議大夫  
南京國子祭酒妣吳氏追贈恭人配恭人郭氏善內助  
先公十六年卒所生三男振擴提一女適趙儼及孫男  
訢亦皆先卒曾孫男衢繼孫男試俱早夭有庶子接方  
四歲從子司空拯以壬午三月癸酉葬公長山之岡先

塋之次墓石未刻蓋有待焉迄今二十年接既長而能  
立且蔭國子生矣不朽之圖朝夕在念司空以余嘗佐  
公於國學有文字之雅乃其書及行述授之俾來謁銘  
大司寇唐君龍久從公游復以書申致其肯雖衰鈍不  
文然於義有不容辭者謹按行述取其始終大節序而  
銘之庶以慰公於地下云銘曰儒有君子亦有小人奚  
名為小見止其身物我天人渾然同體所見所存如公  
有幾粵從辨志惟道是謀夙夜孳々遑事逸遊博學精  
思貫通以類義畫周經心領神會以言以動時止時行

忍衣菲食道則光明忠愛之誠形於初仕甫上鸞坡俄  
 栖棘寺強年秉憲皓首司成民懷士服有本之徵林臥  
 日長不忘兼善其進之難亦惟有見風聲所暨慕仰攸  
 同廉頑立懦君子之功言必有稽力扶正學寤寐程朱  
 同歸于約鼉聲紫色惑世誣民心如噎長嘅且輦聖  
 主龍飛大明淑慝八座之榮以彰有德璽書存問公以  
 告殂載厓邱典蔭及遺孤鐫石埋銘用垂永世孰不為  
 儒惟公是視

尤西川墓銘

張元忭

嗚呼此河南西川尤先生之墓先嘗生仕視於朝為戶部主事  
 矣而其鄉之人被服於先生之教最久故共稱為西川  
 先生而不以其官於其歿也亦以此題其墓此鄉人意  
 也予不識先生而識其門人孟進士叔龍先生之教最  
 詳先生歿而屬予銘其墓此孟君意也嗚呼予銘先生  
 有不勝其悲者自予居京師得與四方之賢士為友於  
 山東得孟子成而又得聞其師所謂宏山張先生焉於  
 河南得孟叔龍而又得聞先生是予幸而得兩友又得  
 兩師也前年宏山歿予為表其墓乃今先生又歿而兩

孟君一以憎去一以憂歸予悼夫老成之日以凋落也  
良朋之日散而之四方也嗚呼予銘先生能無悲哉先  
生諱時熙字季美其先本吳人高祖某始從軍隸河南  
衛父錦贈戶部主事母姜氏封太安人其生母蓋王氏  
云先生之而警敏不群稍長為諸生輒有聲弱冠舉于  
鄉是為嘉靖壬午時王文成公傳習錄始出土大夫泥  
于舊聞競駭而排之先生計偕入京師一見輒有省畫  
夜讀之不休則嘆曰道不在是矣耶嚮吾役志於詞章  
抑末矣已而以疾稍從事養生家則又嘆曰文成公致

良知之旨所謂養生王者非歟何以他為自是深信而  
潛體之毅然以聖學為己任壬辰授元氏學諭甲午丁  
郊外艱服除再諭章丘其教兩邑士一以文成宗旨委  
曲開導之兩邑士始知有聖人之學庚子遷國子學正  
時祭酒為華亭少師徐公最重先生每令他館師弟子  
咸取法焉辛丑年四十因念古人道明德立語忽淚下  
居常以不及師事文成為恨且曰學無師終不能有成  
於是以弟子禮見文成之門人晴川劉先生師事之甚  
謹劉先生以言事下詔獄則書所疑契時之從狂狷中

質辦不少輟甲辰遷戶部主事推許暨稅先生是司權者務以苛歛溢歲額為能甚且年其羨以自肥先生至則一意便民僅足常稅而止纖毫不以自污所居瀟然無異於學官也長洲令某氣與部使者抗先生廉其人寔賢者初不與較他日代推者至問吳中令孰賢先生首稱長洲代者曰此非抗居者也先生曰吾儕論人惟其賢豈當以細故雌黃其間耶丁未年四十有六以母老乞終養歸三十餘年日以修德明道為事足未嘗一涉公庭所居環堵諷詠自居若郡守或以官地遺之謝

不受不妄與人文然於後進有向學而來者輒喜動眉宇與之言終日不倦其所問答隨人深淺而要歸于提撕其本心令聞者各有所省其大旨率寧祖文成而得於辭驗者為多蓋自一見傳習錄寢讀寢入寢透齋中設文成位晨起必焚香拜求學者必令展謁其尊信若此迨其晚年病世之學者崇虛見而忽躬行甚且認不良之知而越繩墨以自恣先生嘆曰孔門教人必以孝弟為先忠信為本其慮深矣故其論議必依乎中庸切於日用而不為元虛隱怪之談其善學文成而採其

末流之弊又若此陝洛間士聞其風擔簦笈而至者百數十人士大夫道洛者咸以一觀顏色為快嗚呼河南自兩程子歿後數百年其間策名砥行之士豈少乎而知學者鮮矣予曩聞沔水有曹先生聞嘗閱其書論其世益篤行君子也視先生見大而識融有徑庭焉叔龍謂先生二程之後一人豈溢美乎哉先生卒以萬曆庚辰九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八卒之日門人十數輩在側相向哭皆失聲為之經紀其後事葬以是年仲冬十有八日墓在洛西澗之陽配解氏與子邵庠生洙

皆先先生卒孫三居孳居默居朴厚與朴皆辟庠生能世其學先生所著有擬學小記聖諭衍諸門人方謀梓而行之予又聞先生臨歿時手自為誌僅紀里氏歲月不欲為身後名然則叔龍又何以銘為請哉雖然凡古之聖賢皆非有意于名然而門弟子不可<sup>使</sup>其師泯沒而不傳則叔龍之請為宜予於是摭次其狀而為之銘銘曰瞻彼伊洛其源洎之真儒迭異如流有源孰開其源卓彼二程孰濶其流庶幾先生先生之傳文成是啟佛讀俯思無言不唯匪唯以言允蹈以身出以範士處以

淑人道尊而壽有孫繩：吁嗟先生生順歿寧西川之濱  
西澗之陽以栖以藏源遠流長

荏平弘山張先生墓表 張元忭

有明正嘉之際王文成公倡道於姚江維時及門之士  
自大江以南無慮千百人而淮以北頽窳：焉誠阻于  
地也既一再傳諸高第門人各以其學流布于四方然  
後一二傑者始興起於齊魯燕趙之間而其毅然自樹  
獨得超拔頽有出於及門諸賢之上何哉今夫世胄之家其  
子弟有父兄之教或不能率有父兄之書或不能讀其

得之者易故其守之也不堅如是而有成者十亡一二  
焉甕牖繩樞之子崛起於布素非有所承藉也得一  
師則敬信而從之得一書不成誦不置得之彌堅守之  
彌固蓋鮮有不成者嗟乎學者徒傷門墻務口耳其信不  
若自脩自悟者之為堅哉予頃居京師得一友曰孟子  
成氏子成山東荏平人也其守介其學特立而深詣予  
每叩其所由則稱曰吾師云吾師云也而叩其師則曰吾  
邑弘山張先生也已又叩先生之所由則曰先生故嘗  
私淑於文成之門人江右中溪顏公汲石徐公而得之

者也一日出弘山教言數十條示予：受而讀之既終業嘆曰有是哉文成之的傳其將在豈歟江以南諸君子著書以明良知之說者多矣大都高者或過於元遠而無當其次或湊泊牽附而未融予甚愚下誠不能無逆於心今觀先生書簡直融貫無一言不本於心得無一言不契于宗旨其最著明者有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有曰良即是知：即是良：外無知：外無良有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有曰真知是念：自慊真是知慊自窒慊念如沸釜抽

薪室慾如紅炉點雪摧山填壑愈難愈遠凡此類直揭本辭非高遠非湊泊即令文成復起且首肯之矣斯道將不在先生歟先生名後覺字志仁自蚤歲為諸生獲聞良知之識於兩公輒自信此心與仲尼無二久之益深思方踐洞朗無礙已又以取友未廣為媿恥於是南結會於香山西結會于丁塊北結會於大雲東結會於王遇齊魯間學者知有弘山先生海內大賢道在平者必造先生之庐近溪羅公守東郡穎泉鄒公視學東藩為先生兩建書院曰願學曰見大先生又北走燕南走

金陵入水西日與四方諸同志證其學歸而與其門人  
孟子成秋趙暹趙維新輩日夕相琢礪蓋不知其身之  
不遇與老之將至也先生狀貌魁梧美鬚髯軒眉廣額  
見者傾歎其事親孝遇宗黨有恩與人文恂二恭讓里  
中稱長者其仕終華陰諭當在華陰時會大震殞者忘  
筭先生獨無恙奉檄視邑篆未匝月起小弭亂境賴以  
安家居踰二十年以萬曆戊寅七月二十日卒享年七  
十有六其明年某月日塋于城北十里原之先塋其世  
次具其父東社公誌中其子一本介於子成請予表其

墓嗚呼先生仕不顯于時其學之可用僅一試於華陰  
而平生又不喜著書向微門人錄其教言以傳則遂沒  
沒而已乎雖然以先生卓尔之見上接乎文成則其人  
雖死其神固不死也又豈以書之傳不傳為顯晦哉世  
有知先生者當不以予言為過

周孺亨墓誌銘

歸有光

昔孔子脩明六經及與門人問答論語之說無非教人  
全其性命之理以治其居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  
是其所以為道也孔子既沒天下為道術者襍出學者

馳騫以趨世主之所好孟子脩其說以明于世頌其流  
益浸淫而不可止自人生服食器用以至經綸天下之  
業無一出于道蓋歷千有餘年世為道離而為二宋之  
君子始以明道為已任以至于今其後出者相望然非  
有名位不足以倡既有名位倡足獨其志義篤信之  
士從而和之雖所謂榮祿之士慕高名者亦紛：烏求  
入而附之矣至要之于其久倡者既沒和者隨息所謂慕  
高名者漸然盡矣唯獨其志義篤信之士久而不變也若  
余友孺亨豈非其人哉莊渠魏先生于正德嘉靖之間

以明道為已任是時海內慕從不少後二十餘年能自  
名其師者幾于無人孺亨篤信之如一日不幸不用于  
世：亦不知其人其所為飭躬勵行修其孝友忠信于  
家至于沒身而已者此所以為先生之徒者也孺亨姓  
周氏諱士淹字孺世為太倉人父諱廣南京刑部右侍  
郎其上祖考皆隱不仕以刑部追封如其官孺亨嘉靖  
十六年舉于鄉試禮部輟不第初刑部公為御史上書  
武宗忤佞倖再貶行塞駟丞孺亨年十三隨居沅湘間  
已奮志于學三年還適先生退居星溪之上遂從之游

日端拱不妄發一語或謂刑部公宜飭其子勿為道學  
公曰天下大重任令兒自負荷君何以云：先生之學  
始得之餘干胡敬齋大要其主靜為功葆合冲和蓄極  
而發嘗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惟潛龍為近之而與同  
時誦道者終不相合是時天下尤尊陽明雖荆溪唐應德  
始事先生後復向王氏學惟孺亨稱其師道終不變余  
余少為先生承婿獲聞緒言頹迷謬無所得先生晚年  
屬望之意特憊：焉先生之沒余獨于孺亨心師之嘗  
質以所見其不合者十二三後讐定先生遺書孺亨之

指發為多嘉靖四十一年與孺亨與同計偕北上行過徐  
沛至胡陵孺亨病還余愴然有頽影無儔之嘆曰孺亨  
竟不及家而卒是歲二月三日也年五十有九其弟士  
洵以其明年九月九日葬尉遲村刑部公之墓夫人毛  
氏先卒孺亨請余為銘未及墓及是以毛夫人祔夫人  
無子以弟士洵之子邦模為嗣銘曰道之窮也世莫以  
庸匪窮于其躬其又奚恫

薛西原墓誌銘 唐順之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寀先生憫學者漓于多岐

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得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禱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不知養性之為養生也世儒泥象于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為之為有為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為鵠以

慎獨為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為奧以能未發而至之為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手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為本心之說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於古聖賢者且然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感其立特者歟先生少嘗刻鏤于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不復為雖為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效之

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為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為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延撰為人後解為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為權貴人所不釋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搆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搆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任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褰裳而

蹈淵也哉竟屢荐不復起先生貌矍氣清行已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崖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其庸衆亦無所疾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遂不用先生方且藝圃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為之檢方製藥嘗脫綿襖施凍者或曰焉得人而濟之曰吾不媿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寧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元薛氏故隸偃師國初以成武平遂為亳人祖瑋父封吏部主事君曰鑑自封主事君而皆不題然世推長者妣楊安人生三子先

生其仲也與其季萱皆無子而伯兄蘭有一子曰存先生與蘭友愛甚其及也蘭為之經紀其喪將葬先生于亳城南先塋之次而緘其遺書請銘于余無何蘭使人來速銘且告葬期曰卒之歲某月某日近矣曩先生嘗寓書于余叩以致虛極守靜篤與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于先生也竊妄意之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為中也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為指靈靜也乎以是復于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謂得其髓者矣乃取先

生之意而為之銘曰在昔老聃握元化樞人皆競巧已獨若吾師嘆焉其猶龍本勢：末學校業日繁豈不莞然而撥其根維聃之生寔是譙毫毫寂寥至今西原有作閉戶獨窺微言五千參諸孔庭獲我同然孔曰未發聃曰靜虛立教有二其究豈殊譬如入海所貴得珠其所以從入孰一其途自是及躬精思力踐默然一悟與天有衍毫之南墟有鬱其墳嗚呼西原其尚何存

林東城墓誌銘 唐順之

嗚呼吾友東城林君古所謂敦行君子也紛華盛麗耳

日之好一不膩乎其外猥巧慧辨機智之習一不鈎乎其心潔以律乎其身一束脩之問畏之若苞苴然讓以裕乎其人一輿臺之賤接之若賓友然行必愜乎人之所安故不為菟崖嶄巖之行言必衡乎力之所抵故不為要眇浮濶之言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日以吏部文選司郎中卒于京師年四十有四出其橐得銀四兩不能棺其寮友為之棺以歸不能塋郡守朱君州守黎君賻之錢以塋而黎君又使君之友陸位等狀君之行來請銘朱君黎君在文選時所選廉平吏治其鄉者也

君諱春字子仁始號方城以其先福建福清縣方城里人後改東城祖諱某父諱宏母某氏自君几世而上有諱閏者始自福清以從戎隸秦州守禦所故君為秦州人林氏自徙秦州未有以儒顯者為儒自君始後君貴始贈父宏為吏部文選司主事而封母某氏為太安人君始以窘故幾廢書者屢矣君讀書居常以行笥注膏繫衣帶間惟所適則出膏于笥燃火讀書君父為漕卒君又獨與母妻織屨織屨讀書率以夜不睡膏日不能炊貫米于隣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怪之君自若君

是時堅苦已如此是已而受學于知州王君其與其鄉先生王君汝止兩王君故王陽明先生弟子君因此始聞致良知之說則心喜之至夜中睡醒無人處輒嘖：自喜不休遂欲以躬踐之則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向臧否醇醜以自攷鏡久之乃悟曰此治病于標者也于是駭：有意乎及本矣戊子舉鄉試壬辰舉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選戶部廣西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自禮部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故矜厓岸鎖門謝賓客雖親故人往拜示自尊重而吏部以提熱柄故雖

諸寮中率自錫幾相猜抵君色溫氣柔不以行能先人其在諸寮中悛：下之唯謹其在同志中雖其名位絕不相埒者悛：下之唯謹門無留賓日旰出部則徧走刺荅諸賓客或羅致諸賓客誨學意蒸：如也諸賓客人：自以林君親也已其尤厚者則相與扶衾被櫛具往宿觀寺中誨學竟夕以為常後為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諸寮中雖其志行與君絕不入者亦謂君長者不復猜也而善類因君以睽者為多君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誨學然君本以長厚清苦繩墨

自立其於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君為主事是時縉紳之士以誦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則多推山陰王君汝中其志行幅實則多推君與吉水羅君達夫羅君于朋友中最沉密矣然君猶面疵羅君以其露才也君之自歛可知矣王君汝中洒落而君小心周慎畫尺寸不敢失兩人操行不同然君獨心敬王君為主事久之轉驗封員外郎已而調文選司員外郎居一年母安人病癱臥君謝病歸養君居鄉則益悛：謹甚如故儒生時家無一錢亦不以取于人家有

一錢亦必以施於人侍母安人病：少間則出寓故出讀書處萬壽宮者與其故時友人及鄉之後生誦學以其間之安豐就其故師王君叩所疑義每往必喜幸以為聞所未聞君子師推王君汝止于友推王君汝中君居官有未識王汝止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師心齋說如是君居鄉有未識王汝中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友龍溪說如是君久之赴官補稽勳郎中調文選郎中君自為吏部主事泰州守某贖而虐君請于尚書黜之泰君鄉也尚書趙趙曰某未有敎書者奈何君曰不實則罷主

事遂以其人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竟  
黜之後君赴官泊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君  
供張又薄若不知君為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  
調君為稽勳郎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荐其廉靜懇乞由  
之更得調永平內郎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為其一怙  
勢者不能為而君為吏部若此然君長者常護人短其  
請黜泰州守事則尤為君所難君既長選事益思荐進  
賢人慎擇監司守令洗刷奉其職然事有曳掣或不能  
盡如所欲為則君自謂曰選曹之職欲上通于君與相

冢宰之心下通于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未必選人與  
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選曹居其  
間欲兩合為難矣雖然求無負于吾心足矣君始調文選會御史論  
君受牌坊銀事雖眾以為妄然君獨自念未髮兢：砥行遭點染  
居常引咎不慊欲解官又業已為之既任事又曳掣縮  
縮不自得曹又多事君日夜其間固甚痒居無何病一  
夕卒：之日猶在曹不自知病：且革乃昇歸舍先是  
君嘗會朋友誦曾子啟手足意懇惻聞者皆怵惕未數  
日君遂卒君問學幾二十年其膠解凍釋未知其何如

也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歸君：娶李氏封安人子  
四人曉暉曜昨曉撲而材能似君者也為庠生妻某氏  
暉聘某氏女一嫁王用賓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  
在某所君不喜為華詞其舉第一應試文字及後所為  
詩古文務理道質而不艷如其人始君幼不知書父故  
君貧也不能資君以書以餘子給事千戶王某所某君令  
與其子王烈同學書君自是始學書後父數見君讀書  
且喜且嗤之曰免讀書固善然書可飽乎因取其書欲  
燒之君婉詞跪謝乃解乃解後君貴常思王氏厚報之

自王烈以下禮節稱謂歲時起居一不改于故餘子時  
銘曰君嘗有言天然之門盜然出之不作好醜不為我  
偶不為人觴天心之窟如彼日月光照四垂樓臺殿闕  
糞壤鼠穴亦所不遺藏疾于藪有茹其垢蓄德之資有  
如寶然玉金在前其耀不施君子若愚暖：姝：不其  
淺而我韻君語勒石於墓式昭世規

董先生墓銘 許相卿

董先生卒葬有日矣其子以先生同社僧法聚狀來曰  
請誌而銘諸則謝曰予固所知其美能銘然狀先生者

其有以知先生已夫予其終讀之曰先生諱澤宗復宗別號蘿石其先汴人始祖武功大夫健扈宋南來家於澈浦後仲真者遷海寧之錢山至樂靜翁鑑配虞氏先生考妣也先生世澈戎籍兄源長當徃役先生銳身代之遂復家澈平居樂義與善根器天植兄累於貧則割私產讓之其所知鄔魯以田來質逮魯疾革出券燬焉卒復經紀其墓聞高世賢達所在不計遠近寒暑投贄納交見後輩工一辭屬一行亟稱屢歎不但已也以是多之然先生：不解俗間生作事時：獨好歌吟

所過節序景物離合欣戚憤愕慶悼懷古慨今一寓之詩家徒壁立不以經意一時名能詩者吳下沈周閩西孫一元閩中鄭善夫皆郵寄賡唱遇佳風日放浪湖山流連親知嘯咏忘返好事家往：除館以待先生紀之為五館記云晚造陽明夫子聞良知之說幡然改曰不爾得稱人乎悚然就弟子列時<sup>年</sup>六十七矣故所與游者聲林色招之先生但曰吾從吾所好已爾更號從吾道人先生末復究心內典忽若有悟喟然歎曰乃今客得歸矣於是援匡廬故事與聚紆諸縉俗同志結蓮社於

海門精廬遂又號曰白塔山人嘉靖甲午某月日卒葬  
以是年某月日配康氏繼莊氏子男穀鄉舉士女二孫  
男鹿鳴鶴鳴於手先生我文人行也忘年友予餘三十  
年矣吾見先生始專於詩遺其家甚難之晚志于道遺  
其詩甚愧之終入于佛嗒然自遺也予愈益恠之莫能  
窺已觀手聚之言曰先生在先劫中殆業豢龍氣相感  
召近可遠大可小有可無虛實相因動靜相辭若有類  
焉蓋先生學三變歸于空而自所謂吾者且見為妄矣  
尚安事銘予將安所銘無寧試妄求之亦慙忘應之耶

銘曰一顆蓬翳蝶化蟬蛻吁嗟董翁墓於是



貴生公美公美生處士紀秀良配湯氏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生先生於安豐里先生有珠在手左一右二隆額修矐安豐俗負益無宿孳者先生建相識論語孝經章句即趨焉希如古賢人信口談解如或啟之塾師無敢難者異日天甚寒至親所親方急務盥冷水廼痛哭曰良為人子令親天寒盥冷水而不知也尚得為入手自此遂出代親役入掃舍捧席哺二老晨省夜問如古礼唯謹時年二十矣先生孝出天成久益行純心明悟性無碍謝後東礼為儒者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即悟

處悟即行處如此有年人未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弁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体自此行住語默然皆在覺中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先生悟入之始已能如此是夜越中王先生自龍場摘歸李與者盛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讐言爭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撫江西又極論良知是性本体内足大江之南孳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願奉親鶉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江西

人也聞先生論駝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良談格物如是同也是天與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良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蓋越兩月而先生再詣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是就弟子間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從先生居越嘆曰風之未遠也是民之罪也辭還家駕小蒲車二僕自隨此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觀無慮千百皆飽義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為人立最

起往被而先生寔應之先生風格既高古所為又卓犖如此同志相顧愕然共匿車勸其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諧衆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先生卒于師先生迎哭于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先生剛骨氣和性靈澄徹音咳眄顧使人意消即學者意識稍疎漏不敢正以視先生引接人無問隸僕皆令有省雖顯貴至悍戾不悅者聞先生言皆對衆悔謝不及往見人眉睫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蘊畢露廓披聖達使人速進蓋先生之學

以悟性為宗以格物為要以孝弟為寔以太虛為宅以古今為旦暮以明重任為學啟後為重以九二見龍為正位以孔氏為家法可為契聖歸真生知之亞者也獨不喜著述或酬應之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舌授之能導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要者求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卒配越中為二王云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良之仕也或謂先生為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良何敢隱也而救海濱之荒活十萬人洪鄉史桓構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荐之

不報某年某月日卒于正寢配湯氏生五子以某月日葬于某里先生門人貴溪徐子直氏道州周季翰氏謂予之向往甚勤先生之念予六切義當誌其墓中之石辭不獲遂強作銘曰越中良知淮北格物如車兩輪寔貫一轂後有作者來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書

朱圖泉墓銘

焦竑

公姓朱諱錫字純甫先世沛人宋末避緜徙潤州圖山學者稱圖泉先生考富妣王氏公年十八為郡諸生嘉靖丁酉以選貢授閩縣訓導丁外艱已補湖州府訓導

丙午陞吉水縣教諭又四年陞漳州府教授癸丑陞榮  
府紀善以歸二十八年為萬歷庚辰八月三十日而歿  
距生正德戊辰二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配孫氏子二  
長家相次克念女一嫁為王時妻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山之原公為人慷慨有大志師友間思義尤篤唐比部  
廷直以文行名於鄉公少從之游已擬自立其應貢京  
師也邁徐伯方子直子直王心齋先生弟子公一見  
以師礼事之尋因徐師于心齋先生居四年先生歿為  
之經紀其家畢葬事而去官閩中時聞比部與方伯歿

兩棄官奔其喪監司廉其賢終成全之不為怪也見人  
談論媿之肺腸如直繩可一引而盡有所顧瞻回互不  
欲人知者公輒奉以告人於人之分町畦立城府者視  
之一決而已居閩數年節縮裘飭計積俸若干友人願  
釣一日盡持去或曰公積金不為買山計也公叱曰若  
人者吾不難委身奉之何言金也平生足跡半天下所  
在交其渠然一時名流咸雅轂公毗陵唐應得稱學如  
嚮方者以公為最著而晉江王公思尤以人之有亡繫  
公去就今語具二集中可考也顧公既篤信心齋之學

而心齋之直並逝彷徨無所傍有名其說者即詐公不為逆父子從之三十年晚節乃數向余悔之然亦不甚其尤人也我明之學開於白沙陽明兩公至心齋則橫發直指無餘蘊矣一再傳而顧為浮游誕妄者之所托何教之難坎豈子貢之後為荀卿子夏之後為莊休即孔氏之徒有不能免坎抑難予得則守之必盥而易于聞則居之必玩理固然坎公之於學也歷年多故參伍詳而悔悟作嗚呼從為淵也悔為岸也公蚤觀心齋于九京可乎銘曰昔有餞女者曰慎母為善女曰善則

為惡邪母曰善尚不可為何况惡乎余嘗三嘆於斯言自世不哀而仕也之智爽於女德則何以遊性之初哉淮南閔學者之膠於外也而直示以內學者因淮南之示以內也而遂其外孰有超善惡混外中而中大成之鵠者必自公之悔心始矣

張甌山先生墓志銘

焦竑

先生張姓諱緒字無意楚之漢陽人嘉靖庚子省試以易窺其曹歷仕桐城教諭南國子學政吏部司務戶部員外郎中忌者鐫五階復諭繁昌晉德陽令以歸先生

仕雖不甚顯而嘗有官位于朝然學者不以稱而皆曰  
甌山先生其先蜀人國初遷縣之周陂鄉始舉時弱冠  
耳入南雍師鄭文莊公因以聞東越之季知聖賢必可  
為讀其遺書夙奉若秘文焉志意高邁鄙遠穀利挺然  
以學術廉耻自立士之求官達問生產者見先生皆口  
噤敢不出聲氣其操養風蓋有以厲天下而動異世微  
獨一鄉而已甫九齡業嶄見頭角姻黨劉見而竒之  
請于贈君有為己子故楚庚子賢書稱劉燧者先生也  
劉雖別生子盡以資昇先生而劉卒先生服三年喪畢

則委資於其孤而身調護之終攝四起此不為動迨其  
孤稍長矣乃還故姓名奉贈君以養而喜可知也此仕  
宦四徙皆在留都所夕與同志相切劘資可與者季力為  
推挽至痛哭流涕以導之聽然後至家赤貧坐客滿堂  
督內人治鮭菜供飯羹或傾俸錢為行者費不少顧慮  
江陵相方貴倨甚獨念先生同舉傾意待之先生陳義  
激切畧不遜避而于齊民名一能守一善者與講均敬  
礼其攝繁昌與令德陽也拊循賑卹息紀勤儉至姦豪  
則誅鋤恐後要津貴門不一置足而許與氣類或千里

招尋不憚險遠當是時流俗多以矯名先生善乎夏君  
廷美之言世所貪著者官位貨財生死耳先生蟬蛻  
緇磷之中與古三不惑者奚異世以矯目之必盡如流  
俗者而乃可為邪廷美繁昌布衣先生拔識于俦伍間  
卒以有立故能知先生如此平居以道之廢興為已重  
負憂人忘身憂時忘家焦心怛慮若不能瞬息安者先  
哲遺言皆欲考定後生才俊皆欲引掖幽芳潛嫩皆欲  
表章曰此所以逸吾老俟吾死也嗟乎自學失所統壹  
而回變于俗故成之難成而不用樂而不悶尤難也藉

令佚其垂老之年竟其無用之用亦足慰先生矣而猶  
不然惜哉考諱元方贈登仕佐郎母方氏生母曾氏配  
某氏子潼娶李次漳弟練子而先生子之娶陳繼易兩  
人皆郡諸生孫二曰竹曰介女四王維机戴因思方應  
徵耿汝慙其壻也先生生正德庚戌三月十有四日卒萬歷  
癸巳八月八日享年七十有四葬城南鳳鳴岡之原沈  
郡伯鉄寔經紀其喪而余師耿先生誄之矣余不揆叙  
而銘之銘曰既超既騰匪競匪營悠々江漢千載同清  
于古為徒世則不耦母以所無廢其所有

亞中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惺堂史先生  
暨配安人沈氏合葬墓誌銘

聖人顯道而不墮于無神德行而不涉于有非可道器  
分也然一寓于器則階循等歷必有批而可守見于魯  
論者班班可觀已學者道之未明而務擺落古人之形  
跡將蕩然復可守之短度而反為浮誕情繼者之所托  
非先生以身維之寧知其敬之所底哉先生得年八  
十有一以萬歷戊戌五月二十有四日終于正寢明年  
十月七日子書賢等將葬于利陽鎮之白石塢以元配

沈安人祔焉於是持諸門人所排纘事行屬余為志銘  
余不敢忘先生又曷敢辭先生諱桂芳字景寔字者稱  
惺堂先生為人風骨嶮巖鬚髯如戟望之凜凜不可犯  
先是嶺表鄧公德昌陳白沙公弟子也以其學授傳公  
明應先生讀書鹿洞傳一見竒之曰子無第豪率為聖  
門有正奈可勉也手書古格言以勗先生懔然異其言蓋  
向學之意自此始嘉靖癸丑舉進士交于羅維德耿在  
倫兩先生而於欽又與錢公同文為寮講于孝者日力  
在留都六載時談者以解悟相高先生取行其所知而

止不輕信也性炭重若確壹意內修而于成就人材則  
賈、無少勩久之為守羣郡良而造之旌別淑慝具有  
法程盜魁四十有八人咸自歸為善士晚罷官居石監  
師二千石延為闔郡師多士聞風響臻一時為盛余所  
知如李君曉夏君子羽庶君靖潘君士藻祝君世祿陳  
君之可炭君而恭陳君嘉訓其最著者也當是時懦者  
立貧者庶蒙者達其為法炭而信為道久而尊嗚呼盛  
矣先生李知耻為端以改過遷善為寔以親師取友為  
攸助若夫扶隱造微則俟人之自得不數然也卒能

抗橫流橫正李令人不踏于空虛而卓然知行誼之可  
貴其功詎不大哉先生起家歙縣令徵為南京刑部主  
事晉郎中出知延平府以憂歸再補汝寧遷兩浙鹽運  
司運使以歸所至省征徭崇孝義正風俗鋤姦貪權貴  
者謂其矯激而士庶悅其真恣橫者憚其檢狎而善良  
蒙其惠因循者難其剋苦而賢豪嘉其志先後而見論  
斥皆要人所睨方其氣勢赫々先生視之若無覩守已  
捍民峻拒其求旁側為股栗先生自如也語載譜狀表  
傳中不具論先世系出溧陽侯崇從餘干再徙鄱陽考

諱某邑諸生以先生貴贈某官妣章氏贈安人配安人  
沈氏繼鄭氏皆有賢行以助成先生之學為多子書言  
娶劉氏書襄娶羅氏孫稽古貢士華亭縣丞采古和古  
秩古掾古采古孫女四曾孫祝男祝壽祝富祝冊祝祚  
祝萬祝永祝社祝華婚娶皆士族憶余弱冠未知所向  
往先生不難折節不下始以程執相梯接耳已而意其  
無迂也乃徐引之學即今稍知自主非先生其疇開之  
故追師先生而竊附于門下士以此銘曰允矣先生大  
儒申申孰知其勇超育邁貴人以勢怵我操弥薦人以

利回我白不辱推姦剥下虓虎不如守道捍民莫譜其  
軀信、宵人好奸醜正出力以擠大用弗竟位則有制  
道不可窮投老於家四方向風匪直也士上下是咨有  
直有曲繩之墨之華繁寔寡由聖不作一奮自躬示以  
矩矱事功之盛眠世行藏奉由手已久乃益光石塢長  
歸有嘉者偶銘以昭之千載不朽

通奉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拙齋蕭公墓

誌銘 焦竑

公諱良幹字以寧拙齋其別號也先世歙人徙涇之渣

湖八傳至世貞公生五男子二十五孫而諱瑞者以正德戊辰進士起家御史蕭由是以族望于涇世貞公第四公容公高祖也容生臻生鵬生汝金鵬汝金以公貴贈河南左叅政而金尤有隱德見許文穆公所為誌中配畢淑人生公生軒偉有奇氣兒時甫就塾讀范文正公義田記即識而欲行放之已屹然負巨人志矣少長遊郡校老師宿李咸歎以為才嘉靖辛酉舉鄉試與文穆公同門因訂交焉遭畢淑人喪哀毀踰制於贈君不釋帶而侍於其間開門授徒為甘毳資授室兩

弟仲蚤世又為婚嫁其子女而淑人朱辟纒助之為孝廉十年不自名一錢也公既以孝友聞而尤篤信文成之學緒山龍溪兩先生皆文成高弟狎主道盟公寔師事之其會水西若貢受軒沈古林查毅齋三公唱于和喁不啻埴甃然公三舉不第陶液于師友間而養日遂迨辛未始同世父定肅公舉進士時榜首為陽和張公而南宮舉首則定宇鄧公因締交互有所開發初授戶曹榷稅崇文門視例簿多不均欲有所更定不便者因以為榜司農王公難之公毅然曰事願是非何如耳

至于利害某願以身當之王公為之改容卒請于上如其議自是曹中議未定者輒就公以決章疏必屬公視草矣退食之暇偕張鄧二公及海內諸同志學子討論如在水面時<sub>已下</sub>且繼母艱起補戶曹旋丁贈公艱已郊免喪復以原官權稅河西商旅爭歸之課反逾額又爭構祠俎豆公聞急以直易之為齊賢館羨金二百餘緡儲之莞庫或曰不虞後來者乾沒乎公曰吾求無內媿耳且人欲善誰不如我已晉郎中秩滿出守越<sub>之</sub>故文成之闕里也公至首復稽山書院建仕季所日羣矜紳

講肄其中嘗曰諸君以學仕而我乃以仕學其學一也公業子畜其民所當興除者不難排羣議而肩之於是有三江閘而後<sub>後</sub>海塘之後三江閘者郡水所<sub>由</sub>蓄洩也久圯不治公議建之功成而漕輸者萬頃西陵塘啗于水溺民內居無莫築之潮暴至石不得立公為文以祭潮不至者三日人謹以為神二事見張太史及溫中丞記中越自宋迄今垂四百年靡志之者公屬草張太史及月峯孫公而志成歲當大侵寬賦減徭首捐俸為郡人倡令富哺其貧而貧為富守為民兩利由是越中安

堵雷事者傳為閩省賑法公故殫心於理至是守越者  
六載居恒嘆曰守乎守乎守介上下間欲為而上不與  
則撓欲為而下不與則壅安所得為令樂乎使為令而  
得行其志即終老可也己轉蜀憲副會大計忌者力擠  
之中丞滕公爭之不得調黔中黔故僻陋公治益辨或  
怪之余曰是吾所欲于蕭公夫近則奮遠則以息非知  
德者也公以余言為善會當慮囚乘間謀越獄憲長  
稱疾不出公亟往諭之乃立定又以黔為文成過化地  
愆息直指使刻文成語錄詔多士而代之叙尋參政大

梁梁苦河決若歲祲上遣光祿公以內帑金賑之飢民  
麇至疫癘大作公分地以處具饘粥以食所全活視越  
為多已贏贖錢三千金言于直指易穀以備歲之賑已  
秉憲晉中肅僚貞度制府王公重之特荐為滇撫一歲  
而遷梁右轄三月晉秦左轄秦地邊鹵芻粟浩穰宗祿  
及上供袍服往者溢額公爬搔按抑之而兩璫俱銜中  
旨至公一切裁之以法會劉有源者怙璫勢搥士至死  
公立具狀謀兩臺籍奏之論如法兩璫猶亡思噬公竟  
以無所拾短長而止秦人以是欲得公撫適甚而公以

入計行矣司功方報最或以晉事糾公主者重違其意  
再議調公即投牒以歸至則分金贍族子若侄受田有  
差仍割腴為義庄如文正公故事竟兒時志也治舟一  
若古人所謂浮家泛宅者欲遍訪東南同志以所季印  
證之未果而公卒惟公視身為政大畧可紀者如此可  
謂賢于人矣查君友知則言公然而人或不然乃謂之  
賢云爾公未嘗以為逾人也自學失其真性、務摛奇  
以動俗雖歸之輔政警世而無當於中道公得之龍溪  
得之陽明先生断然不為隱怪與導道者所眩惑所謂

中庸而趣世無悔者公既知之矣盖其言曰行不從心  
為矯言不由衷為詐此自託于人偽爭須臾之譽耳非  
道也又曰學不可有執伯玉行履至見信于婦人行年  
五十而乃自知其非也知非而後能化噫公之所造此  
不可窺其崖畧也哉以故生平闇然自修絕不為卮言  
瑰行以炫世於義弗安雖在勢處顯不為屈隨非其好  
雖奉世從之不輒與之比自昔修士才臣未乏人也而  
為信好學即聖門以為難如公雖謂之信道之薦可  
也所著有四書臆說家乘闕志及詩文雜說藏于家生

嘉靖丙午歲十月朔日卒萬歷壬寅四月六日享年六十  
有九配朱氏封淑人子四長思似舉辛卯順天鄉試娶  
焦職方女繼娶趙次思修次思倡皆貢士思修娶徐順  
安女思倡先卒娶鄭泰知女季思作縣學生娶趙中丞  
女孫七人之龍似出之豸之豹之貜修出之鵬倡出之  
騏之驎作出思似等以某年某日葬公邑合山之原手  
述官闕事行及公門人葉侍御之狀徒跣來乞銘余知  
公審矣不敢辭銘曰惟性于人惻似幅降而下哀混沌  
蝕既隱若怪事魁<sub>隱</sub>人之君子乃天賦惟公闡然順帝則  
罔生紛然不失直裨徂聖伏道否塞我為標之示遐躅  
躅後有攷者賤茲刻

王東崖先墓誌銘 焦竑

陽明公以理李主盟區宇而泰州王心齋嗣起其徒幾  
中分魯國故海內言學者皆本兩王公心齋子東崖先  
生推行其說學士雲附景從至不絕今蓋以學世其家  
有以開天地下而風異世可謂盛已先生卒于萬歷丁亥  
十月十有一日迨今十九年墓未有銘先生兩子以屬  
余則曷敢辭先生諱壁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上世

家姑蕪諱伯壽者徙泰州安豐場家焉五傳曰國祥曰仲仁曰文貴曰公美曰紀芳紀芳生艮字汝止歸心齋先生父也母吳氏生九齡陽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囁嚅不能應先生意氣恬如歌教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為心齋子訖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竒而授之學是時龍溪緒山玉芝皆在公左右先生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相陶冶氣竦神涌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由技葉而達其根派源流而溯其源沛如此

久之陽明卒於<sup>師</sup>心齋始受徒淮南先生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鏘然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歿先生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皆至羅近谿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蕪則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迎之真州董郡城迎之建寧餘殆難悉數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教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為舞雩詠歸之風復至是風教彬々盈宇內矣天臺耿師嘗晤先生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自謂若何先生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採取焉而又曰

我能得之則已離矣余師大賞其言定為石交云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余有友楊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躰也有不樂非其躰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躰自樂曰如之何而復樂是加于躰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孝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孝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瘁無

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耶曰樂即道也而曰樂道是林上之林也學領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為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尔先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于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于心而大意意具此矣居恒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制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日月中所為竟日乃罷蓋心齋身以修格物為鵠先

生嚴取予敦孝弟聯宗族闕于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  
先人之法度中丞凌海樓疏荐於朝部擬召用先生堅  
卧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孝語  
不及私距生正德辛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七  
葬塲東新塋配吳氏繼方氏倪氏子之瀚之遇之麒之  
麟之美之文夫先生之材藉有所會度其功業豈有既  
哉乃終其身一不屑意蓋自心齋絕去利祿壹以明道覺  
人為任此儀封人得于孔子者當時不盡知也而先生  
父子守所聞于古至再世不稍變此豈可與淺見寡聞

者道皆先生所與游皆當世賢豪長者余無似願受益  
為深輒不揆而銘為曰其密也蠖屈其動也龍變身不  
離潛其用則見如川之至如木之升淮南之緒以莫不  
興以開厥後人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尚寶司少卿雪松潘君墓誌

銘 焦竑

自吾師天臺先生倡道東南海內士雲附景從其最知  
名者有蕪陰之王德孺芝城之祝無功與新城之二潘  
之字朝言者既以絕世之姿不究其用于時以死而

與吾輩遊獨去華氏為最久當是時自天臺教外旁出一技則有溫陵李宏甫去華竝師而後事之吁其盛已去華諱士藻學者稱為雪松先生世居婺源之桃溪家為仕族嘉靖中少司馬珍若且少司空希曾大司空鑑大司馬潢鼎盛一門即崔氏之重笏累戟不足多也君父湮以君貴贈如其官母胡封太宜人君奉萬歷癸未進士以孝友顯鄉里已以直諫顯朝廷乃作而起之而為符鄉官禁近稱顯榮矣而卒遭迴不調以歿以彼其志曾不究百一而又太宜人年餘八十子職未終宜

君子不瞑于死也嗚呼痛哉君為人磊砢有大節與人言必盡傾望而知其君子也而有尤自負人倫之鑒所至必交其長者每得一人推挽之使盡其用而後已其人或顛躓瀕於危人皆引避或陰擠之君必反覆疏雪以身保其無他以故君坐履常滿朝廷之上莫不爭知去華者憶君始舉進士一日遇余曰余於同籍得二人問之則遼左蕭君汝芳臨沮魯君點也後二人為郡縣錦聲有皆以疆項受奇禍君又以力為幸復今二人皆知名于朝為賢大夫者君力也其司理溫州也衛公承芳

芳為守與他丞倅皆賢士君与之喁于唱和若塤篪然而郎事大治別駕王貧且死君賑其孤又移書學使祀之鄉賢祀祠其與交有終始皆此類君以戍子徵授御史巡視北城有二閹闈出宮門戲良家女婦干掖者執之輒羣闈而奪之去君謂若好出對簿行脫汝矣不聽君宜文司禮司禮以聞上恚曰東廠職何事而事自外廷發耶命杖二閹斃其一自是諸中貴洵思必報而大璫職東廠者亦以故銜君矣屬以火災陳言大璫微摘君疏中不可使聞于左右近習語以激怒上謂君歸

過責直上怒甚幾欲杖之廷竟落三階調邊地于是得廣西布政司照磨以去初君之被徵也晤余南都余謂君必為諫官為諫官要在培植人才許與氣類無事翹一鳴以塞責也君首肯余言既至都授御史君方錯綜時事冀以次第上時制君爾瞻里居君獨心異其不言既而聞君蒙譴乃嘆曰真吾友也噫余方以輕擲戒君而爾瞻以速去服君何耶雖然當是之時中貴之焰未甚熾也使君說得行內廷累息安得驕揚搏掩以豪奪吾民至此哉乃言之未用而第收其名明乎非君意矣辛

郊始改南刑部照磨而爾瞻亦自銓部調至旦改相與講李問政意甚謹也壬辰晉南吏部主事七月改尚寶丞君既以謫猝起為中朝所屬目又性侃直觀時事輒扼腕不平擁有力者始思中君故君官尚寶久不徙獨閩西李敏肅公深知君謀于冢宰孫公調之吏部而君辭甚堅次第舉南中名流自代若前考功郎蔣君時馨今尚寶劉君升日尚寶丞葉君茂才皆矯子推重一時其它尚未易悉數方君之辭吏部也李公曰固知公不欲然士論所為屬公者以此君正色曰公宜不欲以吏

部郎知我乎李公以此益賢重君癸巳晉司少卿尋孫李踵去知君者益少丁丑秩德儒卒京師君與余治其喪而傾之余亦以諛罷時擁有力者以余故訖君益急君益為余不平亡何其人卒敗去而君意且倦遊矣庚子夏以母封奉太宜人僑君留都與余及無功聚首時覺君眉字間有病色然論辯英子猶映蔽數十人不意其遂不起也至十月二十有九日竟以疾逝嗚呼痛哉余坐疏慙見廢于時獨意君沈厚可屬大事乃哭德儒曾幾何而無功與余又撫復君尸治君喪如德儒其可惜也

已今歲完甫以誣被逮死燕邸余既不能奮飛而相知者率陰拱而不肯援使君而在亦豈至此極也嗚呼痛哉人世浮雲頃臾交滅惟知命者不憂與立德者不朽余與君其又何恨初兩先生之卒人疑其異指君獨取會心者劑而用之以自名一家昇歛間多盛傳之者雅嗜讀書聞賢人君子之言行與時事之大者動有紀述嘗見其數鉅冊于几間君輒自掩避不欲傳也今行世者有閤然堂雜集詩文集周易述若干卷亦足見君之大都矣生嘉靖丁酉八月廿五日距其卒得年六十有

四配汪氏封宜人子四師魯為鯤泰衡兆鰲為鯤泰衡諸生女三壻為胡有敬張承叙董大臨孫一嘉生師魯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而丐余為謂銘曰聖言浸遠罕究陳世儒乘之雜偽真徑者流局前聞空有互聞紛以綸疇勇如君廓其源并苞絕異昭群昏驅除異論如蚤蝨日月皎々開浮雲有書載之垂無垠世如不信眠茲文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四

墓文十六

儒林

明吏部右侍郎楊復所先生墓誌銘

蘇道南

今上己亥歲九月二十日吏部右侍郎復所楊先生卒於墓廬之側兩臺使者以聞上哀悼輟朝賜祭葬如禮不肖某甲辰起田間又明年同門戴士衡君以其侄見所狀來徵銘憶自己丑歲先生分校禮闈蒙收不肖為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四

墓文十六

儒林

明吏部右侍郎楊復所先生墓誌銘

蘇道南

今上己亥歲九月二十日吏部右侍郎復所楊先生卒於墓廬之側兩臺使者以聞上哀悼輟朝賜祭葬如禮不肖某甲辰起田間又明年同門戴士衡君以其侄見所狀來徵銘憶自己丑歲先生分校禮闈蒙收不肖為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門下士先生不以文章器不肖進而與談性命之學奈  
機緣淺薄無能時承密誨方幸先生晉少宰獲遂私願  
不虞有太夫人之喪又不虞甫暮年而先生從遊地下  
庚子歲不肖奉大夫致政過白下倉聞訃音慟而哽咽  
僅附同門一致奠及捧茲狀且泣且讀向南天拜而呼  
曰吾師乎吾師乎非不肖之銘而誰銘為謹按先生諱  
起元字貞復別號復所世籍惠州博羅縣代有文人聞歷  
宋元入我明有伯安公者四傳而生潤始由泊頭鄉徙  
歸善潤以次子順封徵仕郎順為先生曾祖由武功歷

官山東膠州丞生男九男次五天祿公是為先生祖祿  
生子三季傳芳號肖齋司訓潮郡庠封文林郎翰林院  
編修配封郭氏孺人肖齋公學研經史識精理數其所著要  
義諸書用以開先生者不可殫述觀其庭聯有云頭上青  
天一點浮雲淨盡庭前白日五更夜氣流行其大較可  
觀已先生公之長子生而穎敏為兒時綽有大志幼弟  
暴卒先生甫八歲作文以誚鬼將焚時叔祖天祿公視  
之見其詞嚴義正情哀意懇淚盈數行下每誦讀尤  
嗜學論肖齋公命著誦義觀其意其所發明諄於誠

之一字以為天德王道之本又嘗嘆趙則平不過區區臆見猶能知論語一部佐創守使其知學則宋室規模何讓唐虞且言編論語必首學乃知人能弘道學固所以進人於弘也肖齋公大奇之常以致虛為誨先生出語人曰大人將欲見兒虛其心寔其腹年十五補郡弟子員肖齋公設帳傳經郭孺人拮据治饋先生見而涕曰兒已置身儒林乃不能掇科名逸二人以祿養將人子謂何於是下帷發憤丙寅歲督學使者羅公拔之首決以丁卯元屬惠庠蓋謂先生也明年果領鄉荐第一

人年方二十有一耳屢困南宮惟是孜孜問學不遠千里而師友是求聞盱江倡李先生往請益言下大悟遂以弟子之禮為萬歷丁丑登進士廷試二甲第五選庶常授翰林院編修時當事者頗屬意先生明年請告歸四方問學者踵相繼于是構樓永福之巔詮旨商微若將終身焉乙酉起原官雅不欲赴肖齋公進先生而前日兒得無以我二人在念今幸尚健飯亡恙獨不能從兒遊乎迺借與之官丙戌分校禮闈丁亥轉修撰冊封崇藩戊子主闈試己丑復分校禮闈轉國子監司業

又明年轉洗馬兼修撰充玉牒纂修官賜金幣未幾入  
經筵進崇聖志懋聖學以隆萬世極治疏壬辰仍分校  
禮闈先是先生所取士文皆雅馴故茲命即再三不替  
云時肖齋公已家居先生出闈嘗忽々不樂若有神先  
告者省覲歸而中塗聞訃徒跣星奔慟而欲絕者數四  
郭孺人曲為解慰得不死先生苦塊柩側柴毀骨立出  
肖齋公所閱書畢陳靈右宛如獨立過庭時已而卜吉  
兆肖齋公見夢于斗嶺之墟用褰窀穸構於墓側至釋  
服猶然居之乙未起國子監祭酒先生以母老乞侍養

上令奉母承懽屬太孺人心知其意日促治裝不得已  
而應命猶居月餘始就道今讀其志思詩與別墓詞悽  
惻婉痛丙申晉南京禮部侍郎會宮殿洊災自陳不職  
乞賜罷以違天譴旋以太孺人病乞回籍終養未得請  
丁酉復上修寔疏大約以承郊廟隆聖母卹民隱勤步  
禱當無忘御極初心為言未幾轉南吏部侍郎其明年  
請奉母歸養未得旨兼攝南禮部主事上元儲冠婚疏是歲皇  
陵工成適祇命祭告聞墩民有割股愈親者乃表其廬  
行縣優卹之其因親致孝類如此未幾召為北吏部侍

郎先生知太孺人有歸意草疏致辭與太孺人之卒值奉柩還葬于馬嶺先生仍廬居往來于二墓之上一步一嗚咽林木振徹若為助哀乙亥構祠宇郡城東肖齋夢示以聯曰學問則士希賢也希聖希天人丁則十而百也而千也而萬何精相感召若斯之至也秋季得病廬中知不起召子侄囑言就浴所振衣冠焚香北拜有過蒙拔擢未酬報稱稽首天南永辭聖代之語二童子掖回卧内所善友人徐接坡遠在五十里外急召之至先生躍然起曰固知勞君也惠然肯真來所謂死友也徐

君稍為慰藉先生正言曰形骸有盡神明不滅豈以死而亡乎已而纒也數言惟欲徐君以諸子之幼在念嗚子侄惟以不墮家聲為勗越翌日將召醫先生乃曰醫者醫病也非醫命也將修祈事先生又曰祈者祈所願也吾願見祖父於地下更何祈衆曰若此將何歸曰親在安歸語畢忽起周視如遠行狀遂斂手端坐而化距生年嘉靖丁未九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有三先生四世祖有神舒五指而聖學王臣夢之詩及先生薨則又有獲熊墮星枯柏之驗發祥閩秀豈偶然哉先生學宗

明德行篤倫常於書無所不讀最嗜性命之語為真詮於當世之務無所不周最切格君為上務於賢無所不學而嚮往於江立廟繪像何殊築室之情於先故舊門徒靡所不厚而恤孀妹撫其孤愛諸侄如其子即生成之思不啻治家純尚德化而正容悟物令非禮者自起敬起愛若居官二十餘載而服食門閭猶然未第體遺愛世僕必優念維桑里旅不煩則又皆其餘事先生配梁氏以編修初考封孺人繼室林氏俱先卒側室張氏男七人長見暄以迎祖母櫬道卒未娶梁出次見峻聘

聘廣州鄉宦彭哲與女次見暄次見暄雙孕暄聘庠生姚楷女暄聘鄉宦車梁女次見明聘庠生陳飛仲女次見暄待聘俱林出次見暄待聘張出女一梁出適國學生王漸磐門人吳道南曰人於學因年以進先生之聖功基以始志人於親曰物稍遷先生之孝思慕以終身况隆師無間友生兄弟惟知親愛推斯心何所不洽更何必以緒餘屑然為先生表見哉且死生亦大矣神明不滅醫祈無事曩所述臨深履薄真無愧曾子易箒時已嗟泰山之其頽幸斯文之未喪乃為之銘曰學言

孔志孝言舜慕奕、我師亦趨亦步趨步匪跡神交寐  
寤明德紹宗旦暮猶過聲氣應求四遠來聚大冶洪爐  
是鉄是鑄聖孝王臣兆已先付五百貞元匪師奚屬鬱、  
佳城聊寄霜露靈晶在天應無所住竚祀庶楹永綿聖祚

近溪羅夫子墓誌 詹事講

先師近溪羅公以天年終於萬曆之十六年戊子是時  
事諱方視學南畿也訃聞為位而泣者七日亡何厥孫  
太學生懷義持狀來徵講為誌講於師寔有罔極之恩  
誼不可無言也師諱汝芳字惟德家世南城四石溪別

號近溪其先豫章人遷居今所則自唐侍御君第六子  
近通始歷國初有季文者代父從戎義壯里閑季文舉  
永和魁然以孝友著於家庭永和之二世孫為庭繡則  
犖、負奇節大元厥宗者也庭繡舉文夫子三其季為  
前峰公即師之尊人封比部政如師初年官公嫺于文  
詞馳聲菽苑中籍甚比稿落當年乃去而講理學喦、  
然蒿矢東越孺人寤夢赤日入懷生師亡襁褓時即悟  
啼聲五年能執孝經甫長雅不好弄羣兒以侮狎至油然  
受之鄉人大奇其不羣弱冠受博士籍悟尼聖之學有

不專於博士業者遂卓然以身任正學癸卯鄉薦書明  
年提南宮人皆以為華師歆如也叔子樂溪恠而問之  
曰爾謂一第能了我生平耶超一乘即有一乘事業此  
壯夫終身有蓋棺憂也隨輟廷試歸姑山決篋尼聖面  
水澄心凝神易季士若無意於仕者人謂寧孺人曰爾子  
幸一第乃不服官政何輕視若此孺人曰兒正不欲輕  
此一第故爾當是時介紹於西昌結駟于南楚講業於  
中都轍迹所臨履溢戶外聞者靡然願化師即未拜一  
官治一職教澤已滿東南矣歷癸丑始就廷試受太湖

令太湖巖邑也民強且多盜師至修渤海之政捕從寬  
益以道化之不踰月而盜平其他政務一本於興化教  
明禮樂不為一切俗吏所為三年天官最其績擢比部  
政時大司寇則海鹽鄭公曉也公素慕師比在屬驩甚  
以為得師晚事無大小悉以諮之所明罰伸抑者甚夥  
迨守寧國教化益行郡堂無鞭朴聲日惟講季水西志  
學二處以崇孝育才為功課宛陵六邑一時有三代風  
六邑亦聞風歸化未几以外艱歸而士民悲號不忍  
釋去有步至盱江者師在制四方來孝者益衆當道聞

其賢歷引哀詔促起復守東昌間行泰山途遇盜將犯之既聞為師也拜而泣曰吾意為某乃羅父耶稽首而去尋遷滇南憲副時莽首犯三宣急且逼州境師遣馳諭六條涕泣化之莽亦涕泣請降更為開水利墾城濠省徭役大布朝廷德化暇則召同志講學如永昌諸處信從尤衆無何轉藩叅贊捧入京禮成偕同志大會廣會諸利諸大老咸傾蓋為時江陵柄國喜操切惡談學諷附勢者言之已又勅諸從遊修撰沈君編修曾君輩切責之師喟然曰時事若此道復奚望具疏乞骸骨

浩然歸矣師之歸荐紳談者憾柄國併唾言者欲甘心之師掀髯而笑日記云君子隱而顯且一世與萬世孰多乎吾盱江汝水之間寧無斐然小子可裁者復與諸弟子聯轍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城往來閩廣間益張皇此學今上戊子秋偶疾知將辭賓矣乃起綉衣冠謝皇天后土召諸弟子諸孫授會語八卷更手書大哉洋洋之章丁寧王史命各舉鱗相酬以別諸弟子泣留留一日復正襟危坐拱手而逝噫吾師仕則以其學敷之政不仕則以其政敷其教歷七十餘年無日不在斯

道至死而後已其任重道遠如此孰非本諸道而措之躬行者哉蓋道之大原出于天之所以立命即人之所以為性此性命之理洋：優：隨境皆是然而其宰也未嘗不運至虛而無至實其運也未嘗不宰至寔而至虛故放之則忘之則淪于無執之則助之則滯于有勿忘勿助乃見真詮師研究有年透悟獨到常語人曰鳶飛魚躍無非天機聲歌笑舞無非道妙發育峻極眼前都是超然灑然見之襟懷雍然穆然見之家庭油然然熙然見之處人接物誦嘗以孝請正曰學貴靜乎

曰不宜離動在動處着力乎曰宜不失靜體功宜何着乎曰心兮本虛致虛要矣何着講以寂為疑曰性中萬象森然何寂之憂然則何如而為得力乎曰知得仁力處便是不得力不知得力處便是得力大都道具吾心而吾身實在道中真機隨處洋溢工夫原無窮際一念不通之人者非道也一息有間於道者非功也講每見師居常無日不親師友無念不通人心自志學之初以至令終之日孳孳矻矻唯成就後學是急蓋師之心仁心也師之心體仁體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師其

有之雖其或時談玄類禪不知出世之心乃可經世或時笑號類放不知其手舞足蹈皆為自得或應接吾人不無分別則簡文溫理之道原自不混嗟々吾師之心豈尋常世俗之見所能測哉

靜菴蕭先生墓表

薛應旂

會稽之陰有大儒曰靜菴先生者稟賦不凡少即穎異甫踰十齡修詞藝文已卓然成章年十七即厭棄之從陽明王先生游講明聖學窮極指歸體認踐履不務口耳在諸生中甚為提學副使趙公寬所賞識弘治甲子

楊文恪公廉為浙江鄉試考官得先生文大驚謂學有本原才堪經濟取置第一自是遂以文名四方寔先生所不屑也登正德甲戌進士選授監察御史時方以言為諱先生劾奏兵部尚書王瓊雖小有才多挾私妄作都督江彬魚緣投托蔓將難圖申救胡副使世寧孤忠為國力剪強藩封章慷慨天下想聞其風采非徒事殺容者比奉命巡山海諸閔值邊備文弛將官怠繼先生徧歷邊徼修廢振墜相機設備廣樹材木多為覆塹國騎不敢長驅相顧喙息會傳奉武宗將出邊捕虎總鎮

以下遞相掎剋先生上疏言陛下不當賤民命而貴異物玩細娛而忘遠圖因及官司掎剋兵民疾苦之狀留中不報總兵戴欽鎮守王忻圖中傷之用事者曰蕭御史無隙乃止常疾馳黃花鎮啟視倉糧苴礫居半且侵剋累鉅萬守將盡論如法巨璫溫祥在司禮監有權令二倖折簡為請先生併逮倖治之邊境悚然士始獲餉先是權貴人多冒奪士卒首功前御史盡為紀驗先生悉奏奪之江彬錢寧忿然論於先生之前先生曰某地某地相距幾百里某乃同日殺鹵彼此獲功豈能二三

其身邪二人語塞巡邊代還畫圖山川形勢量地夷險敘著機宜方畧緩急有差按圖可議戰守彭都御史澤上其功且荐可大用王瓊以夙憾不為覆奏先生亦初無意於論功復命迨按雲南值左脛為邊風所中疾作太孺人憂之遂疏請歸省踰年南畿缺提李御史乃膺簡命先生素以人才廢壞為憂至則振起科條以身範物先德行而後文藝士有可進者先生降色溫言憚亡誘掖語及理道反衆推明其或有不率教者縱其文入格亦在所必黜重以權貴人請之不聽也其諸官師之

賢否生民之利病往昔之忠賢山林之遺逸靡不悉心  
咨訪抑揚興革究其所措意直欲挽回陋習躋之隆古  
而與人為善之誠惻然可掬故南士有陳泰山蕭北斗  
之謠陳謂先提學陳恭愍公選也尋陞河南按察副使  
仍董學政凡所設施一如南畿臨穎有大臣在內閣以  
故怨構誣其鄉人谷生者欲假手甘心先生庶知其故  
不為震乃復為其子弟甥壻請托又弗許由是憾甚嗾  
言事者劾先生連及廣東提學副使魏先生校二先生  
皆當世名儒疏下吏部恐拂臨穎意乃量移先生於湖

廣魏於江西皆兵備副使南御史上疏謂二人皆長才  
碩季宜大用不宜左調值臨穎去位乃更先生廣東魏  
河南仍各為提季副使廣季政久弛魏以過嚴獲譴先生  
繼之不少貶復為怨者所構先生不辯唯疏求解職竟復  
論改調尋丁太孺人憂年且五十而哀慕不已蓋寢就  
衰矣自是遂不復出嘉靖甲午八月某日以疾卒於家  
距生成化庚子某月日年五十有五疾革時令子弟扶  
坐堂上曰吾平生不欺使我一見天日耳子泣請遺命  
曰為好人餘亦能所言先生諱鳴鳳字子雖紹興山陰

縣人學者稱為靜菴先生父諱昱任山東高密縣知縣以先生貴贈監察御史母茅氏封孺人娶周氏封亦如之子男二曰勉曰飭皆有文行為國子生女一適錢塘縣學生田肯播孫男三承芳縣學生餘皆讀書習禮先生所著有靜菴文錄詩錄教錄杜詩註若干卷六經方次第有說創草未就先生瓌傑廓落庶靖方介終身未嘗畜媵侍靜處一室浩然天游常正襟危坐或獨步中庭遇風月清朗則自喜曰此吾儒受用處也其所自得者如此故其於出處之際百折不回雖識者謂其足以大

受惜其不為公卿而先生之視功名事業則真若浮雲之過太虛也嗚呼斯世有如先生者幾人哉先生卒之二十年其門人武進薛應旂亦以視學過先生里第拜遺像而尋宿草之墓為勉飭以墓未有表遂屬之余為南考功時西磐張公為尚書檢察庶寮歔嗟嘆者久之曰士失養于學校而頹稽之於既仕殆猶使不教之民戰也宜其鮮完人矣近時如蕭子雖魏子才之為提學其人豈易得哉然則二先生之所以取嫉於人者固其所以見稱于世者也昔歐陽公謂宰執可為而唯翰

林學士不可以輕授余則謂學士可為而唯提學不可  
以輕授蓋士習之汙隆世道之升降由此其出也吾未  
知河南廣東如何今南畿諸生去先生三十餘年猶若畏  
先生而不敢為不善者此其為益豈小補哉余因表先  
生之墓而特書其大者

憲副畏齋薛公墓表

薛應旂

吾常至古延陵郡吳公子札所封札以禮樂見推於上  
國迨卒葬申浦吾夫子表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  
之墓蓋謂其達於理學也自是之後兩楹夢奠禮壞樂

崩漢董仲舒隋王仲淹唐韓退之傳孔門之餘緒斯道  
賴以不墜然皆西北之產而東南則渺乎其未之有聞  
也至宋政和間楊中立承伊洛之傳僑居于常於是常  
之屬邑武進則有鄒志完父子周伯忱兄弟無錫則有  
尤延之師弟宜興則有唐彥思皆知以道為學而寔為  
東南之倡矣未幾李禁旋作宋祚遂衰迨我洪武崇尚  
理學迨今二百年間吾常謝處士子蘭邵宗伯國賢徐  
司徒用中毛給事式之唐中丞應德皆以理學聞于時  
江陰人文雖盛其以理學聞者則尚未之有也畏齋薛

公應登者其殆衰然而崛起者乎公諱甲字應登畏齋其別號也常之江陰人父浮休先生諱章憲以文孝名娶張氏生公。生而穎敏有異質年二十五中嘉靖壬午應天鄉試己丑舉進士選授兵科給事中遂以言忤當路謫湖廣布政司照磨壬寅量移浙江寧波通判又三年乙未陞保定同知明年丙申陞四川按察僉事整飭敘瀘兵備又四年庚子陞江西南贛兵備副使在贛五年致仕歷任政績皆種。可述具在公年譜中而公平生所自為者則不屑。於是也公自弱冠時即謂文人

之文於身心無益遂潛心梅菴之學迨入仕後得陽明傳習錄讀之遂遵其教而以象山為宗曰解縛者陽明先生也不然桎梏歟矣時四方從事陽明之學者所在羣起公皆斂衽下問按公年譜在京師則會於白塔寺在江西則會于青原山居邛則約諸友為名山之游往。會于僧舍雖在會者其人未必盡誠而公之探討服行務求良知之究竟知行合一之本原則皆真心寔意以冀其必得所歸而略無徇外為人之私故年逾邁而志逾勵汲。為未嘗少懈所謂朝聞夕死斃而後已者公

寔其人為歲辛未公年且七十有四矣特顧余山中余  
迎之竹樹間值雨、過石滑公累步艱行余進而扶之  
公即笑而言曰陳瓘生長東南不識伯淳猶可委也吾  
為魯人不識東家可笑也哉吾是以來余問云何公謂  
近見君考亭錄謂晦菴之言孔子教人之法象山之言  
孟子教人之法不覺恍然而悟前人數百年之爭辯吾  
輩數百年之誹求誠費辭矣不然良知之言又一桎梏也吾  
敢不以筋骨為禮而不至君一拜耶余謝不敢當而心  
服公之真切為道蓋誠不在於附和趨時声音笑貌間

也吾方將從公以永餘年詎謂不踰年而公遂易箚矣  
余既為文哭公而公之子逢寺乃衰經詣余稽顙請表  
公墓余謂公之蒞官行政不表可知而江陰之以道為  
學則實自公始惟其道之是否而不惟其人之從違惟  
其言之當否而不惟其人之顯晦亦唯公為能之也謂  
公為豪傑之資聖賢之學亦何過哉是故表而出之俾  
過公之墓下者得以觀覽而興起也公生於弘治戊午  
十月二十四日於隆慶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  
五娶華氏子男四長某次某縣孝生次某恩貢生早卒

次某太孛生女幾孫男女幾具在誌狀中所著有易象  
大旨四書口義心學淵源錄藝文類稿行于世

明太常卿贈正議大夫資治尹禮部右侍郎恭簡

魏公墓碑 徐中行

公名校字子才少英頽絕倫讀書四行俱下弘治甲子  
魁應天鄉試乙丑第進士正德改元授南京刑部主事  
歷員外郎中訊讞必齋居夏日滌溷穢於疾病者飲食  
之臨刑素服事畢不御酒肉與諸郎異時奄豎劉瑾弟  
瑯守備留都張甚諸郎願有謁公不往其將攜撫某富

人歿公不避嫌斂法瑯卒莫能絀日集諸郎講德與鄱  
陽俞子積信州夏淳夫武城王純甫尤切劇烝亡如也  
九年改職方時屢倖擁兵大內藩宗將告變乃移病歸  
星溪李士大夫多造廬請益薦者無虛歲間承召不起  
藩王變定武宗崩世宗立諸屢倖誅乃起家為封使督  
廣東學政遵功令頒化條毀淫祠創社季專祀宋儒及  
名吏鄉先生卓犖者且示民息訟弭盜一以敦本為務  
士知鄉往者命禮遣而躬導之其有道術者不禱與之  
友踰年謠俗一變而奔封主事喪歸盡禮服闋補江西

兵備力辭弗允改督河南學政大較如廣東而矩矱稍  
廓行冠禮正名稱毀浮屠像專祠義皇於畫卦臺以蔡  
仲始封國依太公祭爽鳩之義而以世子歿社稷書於  
春秋者配信陽宰端木公賜蔡人曹公邱漆雕公開泰  
公冉為之立經祠又援漢梅福疏請封孔子後為世博  
士守微子廟周歲時省湯陵不果甫三月轉大理少卿  
冢宰桂文襄公推轂之也凡封事質正多為之削草明  
年轉國子祭酒例謁相國踧踖偶坐公上位自如相國  
蓋嘆之及克經筵相國滋不悅故事講章先裁于相國

不贊一詞而愈益嘆俄改太常假少卿已陞卿提學四  
夷館時上議禮進郊社論二篇明年致政歸養太安人  
張氏甚謹抱兄諸子而教之篤其先本姓李居長洲莊  
渠城自莊渠始祖三傳曰琳鞠於姨夫崑山魏家而蒙  
其姓琳生鍾仁生公父珪雅意復姓因其先有迷所出  
而與李氏婚迨公疏復不得復為憾言必稱莊渠人多  
稱為莊渠先生乃為李氏統宗族屬譜祭則合族以申  
其義而于無告者有賑其孝友若此薦者無虛歲雖冢  
宰聞問不答舉主費文憲公再入相期吳門不赴卒乃

明文海 卷四十四 十一  
候其喪而修正大抵然也嘉靖癸卯卒距成化癸卯生  
享年六十有一訃聞贈官賜謚及祭墓于某山子紀天  
季子殤配淑人王氏奉公遺命以兄子續子恒嗣紀恒  
殤郡守命續嗣公續舉于鄉矣鉞公太學解六書解遺  
文若干行世命立經祠於學宮左春秋有司奉嘗焉徐  
中行曰余聞莊簡公引當代名公十六人為公誄詳哉  
其知之也世君子或能之兩者無當於大誼乃君子弗  
能為豈非苟然者耶自浮屠入中國少林達磨面壁九  
年傳其影也入石慧能受其衣鉢於曹溪世咸感以為神

公督學南粵既毀其鉢督學中州復斲其影匪直曉  
寔躬任之矣故其季引繩墨必軌於正義病邇來款言  
者比於晉之清談則其所就豈苟然蓋可俟之不惑者  
矣銘曰浮屠而熾公也伊何既毀慧能爰斲達磨乃識  
其大雅孔多疇不是式有爵其柯

廣西布政司左叅議古林沈君墓表

萬士和

沈君諱寵字思畏號古林宣城人也君為人外貌樂易  
而性寔剗方志存一体然不務阿世見一善事鼓勇直  
前不為不止聞一善人負笈千里不見不已所交皆當

明文海 卷四十四  
世名士故海內嚮道者莫不知有吉林君其鄉有貢受  
軒先生者受季於歐陽南野氏君師受軒因同至南都  
叅南野有得手致知之說已而得見王龍溪錢緒山二  
公悟微益明然君每崇寔踐不落言詮此君學問之終  
始也君年幾弱冠其考桑園公督之業農君白其母固  
請就學旋入郡庠中丁酉鄉試甲辰落第就選授行唐  
令以才調獲鹿戊申擢監察御史清戎福建癸丑陞湖  
廣江防僉事丁巳陞廣西左叅議致仕隆慶辛未年即  
世此君歷履之終始也視民如子視官事如家事賑饑

荒復流徙教紡績節厨傳一切保甲倉儲團練之法無  
不舉行此君之治邑於行唐獲鹿者也獨持法紀風采  
凜然均編後黜貪墨與正學別賢否至於搜獲積盜摧  
蕩九龍灣巢窟此君之才著於御史監司者也君當為  
令時保全撫字惟恐失所治尚寬仁其為御史監司鋤  
姦遏惡惟恐不盡治尚威嚴蓋牧民之體執法之職既  
不相同而壯土瘠薄易於離散利用招徠江防巢穴易  
於峭聚利用蒐獮因時制宜同歸于治而已豈有心於其  
間哉君自歸田後誦學一念老而彌篤時郡守羅公立

開元之會諸生環座者數十百人耿楚侗督學臨校深為歎賞檄聘君與梅宛溪叅議主其席諸君因而善良者甚衆宣城風俗至今知學者君為之倡也君性孝弟事父母及喪葬咸竭其力復喜施予自未遇時鬻衣器易粟以賑貧乏及致仕歸悉以俸餘為伯仲買田宅創建祠堂聚族子弟教于其中此雖非君難事亦足以稱於宗族鄉黨矣疾革時人來問疾者輒與論學亶亡不倦或問君冑次云何君答曰已無物矣時次子懋學方上春官及碩長子懋敬及諸孫囑以善自勉不及他語

遂瞑君之卒也貢受軒作狀即其師也梅宛溪作傳即其友也二君平生知己故其事核其辭達余樸直無聞惡足以發而懋學來留都乞余作表余忝年家素辱交契聊綴數語特其大者為耳若其行事則誌傳悉之不

敢增一詞惧失寔也

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訥谿周公墓表

萬士和

明與士大夫之季謹規矩守格套以為道在是矣而或滯於事為形器之末有明陽先生者出一剖其藩籬倡良知以詔天下世之從事其說者欣然足矣而或墮

於空虛無着之歸自是兩家角立同異紛然彼曰汝拘此曰汝放如方圓之齟齬也然陽明之學特謂知行之無二耳專事空談而無復踐履則末流失之矣有能不滯於事為形器不墮於空虛無着祛一偏之弊以坐臻乎道德之實則豪傑其人哉若余所見訥谿周公是已公之學以大同為旨以誠一為功以為乾坤與人號曰三才同也由我而之人人我同也由人而之物洪纖靈蠢一切天地間無弗同者其有弗同者不誠故也誠則一惡得不同不誠則二惡得同苟能致其誠一以歸於

同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則位育之功成矣公蓋嘗以是語余而余竊之以自潤者也公名悟字順之號都峰改訥谿寧國之太平人少果敢有氣節常以溝壑不忌自勵在邑庠大為督學章介菴公鑑賞文譽鬱然一日見傳習錄曰此聖學也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邠東廓先生倡道南都徒步往從之聽其言論喜曰不然枉此生矣甲午中鄉選游南雍時山陰王龍溪在職方公復師事之一時交友皆海內名士非其人則不妄交大司成倫公深加器重戊戌登第授順德府推官大書臯陶祥

刑以自矢以明恕為本而以公正折之高明不畏犛獨  
必伸民大悅服鄰郡爭求質成司監交薦天子聞其治  
狀徵拜吏科給事中屢劾羣臣不職最後將論柄臣告  
其母劉太恭人太恭人慰勉之因南還癸卯夏公遂抗  
大臣不和狀幾數千言其所指不和者相奎嵩家宰讚  
總督翟鵬趙廷瑞總兵張鳳周尚文也而其意則專責  
相嵩且曰嵩威靈氣焰凌逼百司中外之臣不畏陛下  
而惟知畏嵩言甚剴切嵩多結中黨為援肅皇帝震怒  
摘其疏中日事禱祀語謂為訛謗廷捷之送鎮撫司監公

創甚先是楊御史爵劉員外郎魁亦以言事繫獄二人  
者曲為調治得不死公囚禁踰二年艱苦備至卒莫敢  
有救解者己巳秋上信箕仙言釋三公上欲為箕仙築  
壇熊太宰上言箕仙妖妄上怒熊太宰罷為民因復逮  
繫三公再就繫又三年丁未冬上修醮事三殿災上太悟  
手勅釋爵等時漏下三鼓矣公旦日謝恩就道嗚呼箕  
仙非正也其釋三公人方幸其天啟熊太宰之言正也  
而竟不虞三公之復逮然使三公之釋不出于箕仙而  
出于聖衷猶可尚己公歸值劉太恭人病篤家人驚喜

太恭人曰此朝廷再生洪恩也汝不可以忘報公復得侍湯藥十三日視含視殮以終大事吁嗟其孝心所感哉公為人守直不阿方在枕塊時有延按御史投欲見公曰某公之來不弔我亡不可以喪禮見客候之良久卒不出公家居久之穆宗登極召用未幾陞太常寺少卿上疏言五事觸中貴人忤旨調山東僉事陞南監司業二任雖不久然盡心職業誦學益勤敬望逾重己已夏復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既上道疾作不克赴任以以十月十一日卒於家卒之前一日猶置酒饌命子弟

歌詩和之遺命戒其子身後勿求入鄉賢祠又貽其弟遂安令恪書勉以供職精神意氣如常不少亂公平時萬物一体之季最為得力於事無所厭于人無所不容其待公卿大夫與樵夫牧豎只此一心一言既出則終不改易人之接之者就之如春風信之如元龜不覺其心醉而神融也嘗念楊刘二公同在患難而二公出獄已先朝露乃往泰和弔劉公往富平弔楊公因徧歷名山川及諸名公嚮求印證充然其有得也其於賢人善士中心好之效法之如不及若唐荆川羅念菴二先生則

尤其所嘆服者。逝公之始終未嘗不誦學而不脫畧於片言細行之微。未嘗不力行而直通徹于高明光大之表。其以忠諫顯名于世。偶任一職。不得不然。非公之志也。乃公之心。則欲君臣一德。天下同風。世有良臣而無忠臣。太和元氣。蓋然在宇宙間而已。噫嘻。此為得公之心否也。公弟恪子可貴。以余素交厚於公。乞表其墓。余為著其畧。以示世之學者。使知有正學不偏如公者。則紛爭辯庶幾其有瘳乎。於是乎表。

明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謚貞襄

雙江聶公行狀

宋儀望

嘉靖癸亥冬十一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雙江先生聶公卒於東臯私第。從子儀部郎中靜經理其喪殮甚厚。尋以訃至都。下於是嗣子錦衣千戶靛上疏言。臣父某幸得備位樞府。叨塔一品前後蒙皇上恩賚甚渥。前不幸至大故。乞比照往例。給與恤典。以假寵於先臣。以昭皇上推念下臣至意。臣不勝幸甚。明年三月儀部君乃奉公柩淺殯於邑東五都之仙女塘。以俟啟土。卒事既訖。泣謂儀望曰。子從先公最久。願為狀其行。將請銘于當

明文海 卷之四十四  
時鉅公以垂託不朽予既不得辭謹按聶氏在晉時諱  
達義為新淦尹因家邑之拏埠其後由拏埠徙永豐磊  
源遂為吉之永豐人至宋恭甫始徙邑之下市元末諱  
達和又自下市徙雙溪在永豐三徙而氏族益繁衍高  
祖諱敏瑞國初以督運客死其妻楊氏守節自警長育  
二孤曾祖澹樂公諱汝璉祖葵菴公諱日聰考水雲公  
諱玉治水雲公以先生貴封文林郎華亭縣知縣妣鄒  
氏封孺人水雲公生二子長即五嶽公諱洪後以子儀  
部考丹徒績封如其官次即先生諱豹字文蔚以成化

丁未正月十三日生于雙溪里時室中忽有異光葵菴  
公心獨異之遂命名曰兒苟立必大吾門此名所以  
志也年十歲即穎敏不羣十六督學無錫二泉邵公取  
為弟子員一見大奇之又明年甲子娶夫人宋氏是時  
父水雲公家事日落莫至為先生師友費即傾貲鬻產  
不少願惜鄒夫人以為憂公笑不答先生學既成每竊  
嘆曰予苟不第何以報二親劬勞語已輟泣下一時同  
學見之多所感激是時陳公唐甫延先生訓其子陳故  
富家先生令其折節讀書卒由胄監官至州守正德丙

子先生年三十以易經中江南鄉試明年丁丑登進士是冬以例給假歸省既歸即杜戶却掃慨然以古人自期庚辰春就選吏部授直隸華亭縣知縣華亭在東南為鉅邑官是邑者往來易為染汙先生至則首禁吏胥羊積年民皂嚴防衙宇不得與外一時風弊頓清久之名遂大著華亭錢糧舊額八十餘萬自正德庚辰以前未完折色多遇蠲免經收人役往來乘機侵騙莫可踪跡先生廉得其事乃收各役問狀具悉遂盡寘於法追還官銀一萬六千兩有奇米五千六百餘石其餘長多收

秤頭銀至二千六百兩悉為追奪隨申補積年拋荒逋欠併備賑濟上下稱快有富民許震私置金醬瓶中冀以啖先生先生隨置之法一時豪猾斂避境內大治邑之水利在西鄉者低下水宜洩鄉以東稍高仰宜蓄水溉田先生訪求利害延禮知水利者撰次圖說乃悉力疏濬修築通計濬過塘港三萬丈有奇築過堤岍減十之六又創總會冊以稽賦額造歸圩冊以驗寔在併查出餘田一項七十餘畝以補坍荒百姓至金賴之每听訟由旁午焚集一鞠得其情法有難更難勢豪不得可

于請情有可矜即嫌疑必為伸雪每歲審編徑差悉躬  
自查對吏胥歛手備行文書而已其修理文廟建名宦  
鄉賢祠皆捐俸倡儀不以苟簡將事在縣三年積穀至  
一十九萬餘石復業人戶至千二百二十三戶招按以  
章薦先生者凡七八人先生才既高泊縣多暇憐以  
與起季校作養人才為事今師相徐公在諸生中方弱  
冠先生試其文太奇之曰此宰相器也時同被賞識如  
徐君南金張君承憲楊君世賢子亨數十人俱收置門  
下於是郡諸生楊君沛夏君允中王君教等又數十人亦

願執經又考取儒士二百餘人拔其優者如包君節孝  
兄弟何君良俊良傳王君球吳君培等十數人皆朝夕  
受學先生親為誦說動以古人道德可師者風勵之明  
年提督御史蕭君鳴鳳至校士其所賞鑑皆出先生門  
下蕭君笑曰雲間素稱文薮君一網盡矣是秋諸君荐  
南畿鄉試多在高等明年少師公以進士及第入翰林  
為編修前後以移第起家躋膺任凡十餘人其餘亦各  
以文章氣節表見于時癸未冬乃以任滿給由赴部時  
宰有欲用先生為吏部屬至遣人留之先生力辭復任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十四 三十九  
乙酉始召入為福建道監察御史方試職時即上疏論  
司禮太監張佐違詔收補內監工匠又劾兵部尚書金  
公猷民侍郎鄭公岳受邊將金為東廠所獲以賄得不  
發覺二公尋罷去既又論禮部尚書席公為弟乞留翰  
林入臺數月疏凡三上皆人所畏忌不敢言於是直聲  
振于時是年以華亭績如例馳封其親夫人宋氏同封  
孺人尋差往應天等處稽察馬政明年春按應天乃上  
疏條陳馬政積弊大要欲將江南拋荒田畝逃亡丁口  
從寔稽查免其俵養將原額種馬變價入官候其復業

成熟別議召買常年額解馬價仍令寔在人戶包賠各  
處草場無分養馬與否核其荒熟肥瘠量為起科計畝  
均納照舊收貯州縣各准該年折色馬價云々其考核  
羣吏激揚諸司尤所留意是歲乃往謁陽明王公於越  
相與講良知之學先生於是銳然以聖人為必可至其  
後以書問學於王公公深嘆先生任道之勇乃為書復  
之丁亥復命未幾遂差延按福建戊子春入閩至則振  
紀綱察吏治抑豪右懲姦惡一時貪墨吏多望風解印  
綬去鎮守太監趙誠橫暴難制先生移文按察司查其

冒費驛遞趙誠惧尋又奏革市舶而以少監司章代為鎮守暴橫頓息漳州詹知府龍溪黎知縣貪聲久著先生下車即首劾之建寧守陳能已遷去其賊私狼籍特甚先生因追論之陳譎詐善賄尋以疏自辨執政欲反中先生乃復上疏論之陳竟罷去閩人快之每有訪拿其諸惡跡即妻子且不知者先生動廉得之一時克黨咸自首受罪郡邑吏稍有過舉先生即發覺之其所注措如神設鬼施不可端倪巨寇鄭新盤據漳泉官兵勦之數年弗克先生以計擒之地方始安既又應詔陳言

四事大要謂今提督官宜做成周造士遺意分德行經義二齋以端士習其次清寺田以脩賑卹覈官籍以均徭役考官餘以勵風節其言皆根極治本深切時宜而事多阻格識者韙之是春復以書往陽明論學亶七教千言公復書具悉所云既又建養正書院射圃亭于會城羣八閩秀士教之重刻傳習錄道一編二業合一論大學古本以訓迪諸生先生在閩持法嚴正風裁凜然以此起名當時然亦以此取忌于人明年己丑以期滿候代建寧遂上疏養病所著有巡閩稿尋得報陞寧波

府知府遂兩疏乞休不允會改知蘇州府明年庚寅先生往守蘇州至則首興學校正風俗問民疾苦禁革賭博裁抑豪猾吳人舊以豪縱自喜初不甚便其後乃帖然安之蘇為東南首郡舊稱難治先生處之裕如日羣諸文士於學道書院相與切磋如今太宰嚴公訥祭酒瞿公景淳大中丞王公忬章公煥給事中顧君存仁議部陸君師道皆先生所取名士郡事治前繪二十四孝事寔于壁以風百姓民有兄弟諸者先生令往觀之已訟如初先生曰是頑民不可化者乃重羞辱之卒感泣悔

悔罪獲有巨寇王子家者坐官舫糾克徒會為平望射瀆間已携妻子匿泖中先生乃置人於漁舟偵之不旬日即擒置於罪太倉州巨盜龔淵龔錦為患海上先生密遣人獲其弟錦而淵遂逃匿已乃縱錦吳人譁然未幾淵兄弟果私往來其家先生遂併擒之人乃屈服民有婦訟子不孝先生故責其子婦不色動先生疑其有私遣人伺之果有與婦姦者掖婦以行隸人執至訊之遂服至於經理驛遞分撥夫役各有成法一時稱便郡歲織造多扣羨餘以備支費先生悉嚴革之辛卯十月治

裝入覲會考君訃至次日即就道倉庫囚獄高鑰不改其所治裝具即付代行者蘓人至今稱之既宅憂凡所治葬祭俱遵古禮稍暇即受徒講學於是邑之人士咸執業門下服既闋上疏乞致仕甲午六月尋丁郇夫人憂自是杜門不出前後凡十餘年庚子辛丑歲南北科道游震得邢如默等會荐先生是時達虜連歲犯山西乃起知平陽府於家會伯兄丹徒公喪先生不欲往時從子給事中以言事落職奔<sub>訃</sub>赴抵家乃趣先生行以其冬十一月如平陽先是虜謀言欲侵平陽先生至府庫空虛

募兵築隘一無所備乃謀于僚友士大夫請之撫按行各州縣備羊酒於富民量為勸借以舒目前於是臨汾等三十七州縣民人郝尚能等共輸銀貳萬貳千餘兩蒲州儀賓蘓仁因繼世悍妬乃誣仁姦義男妻播言仁且持數千金賄當路冀脫罪以之仁遂成獄後仁累告願濟軍餉贖罪先生廉得其事乃白延院許之令納銀五千兩於是大修閔隘斬山堙谷列墉崇址郭家溝冷泉靈石等處屹然天險矣又募義勇張鷟等五千二百人河南礦徒八百人皆厚其供給衣甲使樂為已用已

已而此兵虜果入雁門徑趨平入郭家溝關兵李芳等  
關延敵殪其虜囚二人敵咋舌失計遂退營介休境上  
先生又為三邊總督書與總兵雲冒牌謂大兵不日  
且援山西令善射者直冒敵營見虜即將牌面書騎俱  
棄去佯走敵覘知平陽有備又得所為書牌遂大驚棄  
營遁去時郡城方告饑乃設粥於近城寺中民就食者  
日以數千計又增浚城濠築南關外城以工役獲全活  
者又數千人啟土之夕得石枕一鞭一鎰一歛文云道  
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時以為應在先生同知許祿有

記介平陽功成巡按御史童君漢臣特薦之給事中劉  
繪又薦為邊方都御史會今上有平陽何狀之問輔臣  
介谿嚴公亦疏薦堪任巡撫於是上益知先生可大用  
矣先生當虜警旁午日親戎事猶時與今方伯元思謙  
企舉人陳嘉言嘉謨阮思瞻侯劼古劉光啟秦健與各  
州縣生儒崔汝孝等數十人朝夕講學不輟修平陽古今  
人物題名記莫以勗勵諸生是年冬作大學古本臆說明  
年癸卯生陝西按察司副使兵備潼關先生既疏乞休  
拂衣南歸所著有知晉稿先是僉事許勉仁遷自同知

先生舊僚又拜門下既為親臨復執禮如初先生初不  
忌之平陽功成時論皆歸先生許不能平乃以勸借及處  
蘇仁事騰謗於都下會冢宰許公入其言遂附成其事  
於是科道交章拾遺奉旨着山西撫按官從公查勘先  
生遂堅卧不出一意受徒講季其後招按官查其支銷  
冊籍無絲毫滲漏往及三四年至丁未歲巡按侯御史  
始題覆前事部議且將用先生矣會執政夏公入謗者  
言擬旨逮先生錦衣獄既被拷無所驗明年九月又奉  
欽依行巡按御史覆勘是時尚書西巖張公在留都大

言於衆願以百口保某無他未幾夏公亦被罪下獄相對  
赅然乃知其禍起於浮議先生畧不為動所著有被逮  
稿因辨錄幽居答述等稿既巡按御史黃君洪毘勘至  
於是謗事悉明白矣尋得旨落職南歸時乙酉春正月  
也明年庚戌逆虜卒犯都下皇上震怒乃降勅切責諸  
臣不任事者遂用少師徐君荐特召先生為僉都御史  
巡撫順天整飭薊州軍務既得報即慷慨就道至九江  
已報轉兵部右侍郎以十二月抵任先生自以罪廢驟  
起思有以厚報上思明年辛亥奉命巡視九門乃條陳

六事多見採納九月轉本部左侍郎又奉命清理軍黃復條六事上之尋又得旨協理京營戎政是時咸寧侯仇鸞實總營務多所變更先生乃條例四事外謂京營之兵核該一十三萬宜遵欽定營制五軍營精選兵二萬二千神樞神機營各九十共四萬人仍各分撥總督四游擊及三佐擊統理操練以備征戰每歲器械操糧犒賞等費查於各省班軍免其半赴營就令領班官解納應得行糧併戶部每年應給班軍糧賞足補前項支費凡諸操練務循軍法而軍中不得藉口後占橫生異議

其畧如此是時逆鳶怙寵驕橫知先生書多為已發心已銜之會又謀徹宣大防禦假以入援為名人情洶已巨測先生方攝部事乃歷陳四慮大要謂宜以宣大之兵付還二鎮二鎮安則京師安鳶切恨不已又明年癸丑會本兵缺該部擬進未定尋奉諭閣臣云某可正卿如何遂以正月二十七日陞本部尚書先生力辭不允既正本兵即修舉廢墜嚴禁請託痛革夙弊參論債師動據法例一時聲望赫然至於修築邊牆增補閑隘選調將士預審糧餉分屯重兵以控扼要害等事皆悉心

為之兵科右給事中朱伯辰通政司趙文華先後建言宜築外城以護京師先生力請於上允之尋改議止築南関先生與諸共事大臣協力經營是時宣薊邊備廢弛乃題差本部左侍郎楊公博前往經營既因楊公前後建議悉為題覆先生添設昌平易通都御史三員原無所轄事權既輕動多牽制其二州已革去而昌平如故先生仍條議裁革每年防秋即令順天巡撫駐劄昌平以護陵寢其原設副總兵如楊公所議仍舊添置衆議稱善是年十月北兵虜犯紫荆関浮圖峪甚急先生先

期督發入衛朱鳳等所領邊兵前往截殺遂至大捷各鎮共斬虜首四百餘級奉旨加太子少保廕一子錦衣衛千戶時撫按叅論各鎮功罪不同先生上疏畧云今日禦虜要以血戰為先血戰之功要以保固京師為重故功重于罪者當從其功罪重于功者當從其罪人為救時確論明年甲寅四月重城功完奉旨加太子少傅仍廕一子入監讀書時修邊功費甚鉅又年創犒賞戶部不得以時給發先生乃條陳二部事体大要以共濟時艱為言朝議是之十月北兵逼薊州攻墻六日夜

不能入奉旨加太子太保先生薦受上恩益思報塞朝夕勞瘁或經旬月留部不家視宣大錢糧缺乏軍士告饑先生上疏言邊弊因叅論前督撫諸臣因循玩愒不肯用心撫綏上怒遂逮二臣於獄尋遣戶部侍郎陳公儒往賑卹之其在江南倭寇竊發閩浙蕪常連歲被害又湖廣川貴苗民弗靖先生乃博採諸臣建白叅酌題覆以南京兵部尚書張公經總督浙直等處軍務附近各省兵馬悉許調用賀給事中涇孫御史慎建言宜添設提兵一員駐劄鎮江先生謂鎮江偏在一隅宜設於金山衛俾

沿海一帶俱屬防禦又因徐御史棧建議乃添把總四員於南匯吳淞江劉家河鎮江等處即以附近衛所屬之而分布信地令其自為戰守至今四府海口屹然為重鎮都御史鄭公曉議於鹽城東海各設把總一員仍以所屬地隸之先生從之其處置苗情則聽張公岳議移軍門開府沅州凡湖湘川貴附近司道府衛土官司悉聽轄之又以蘄黃為全楚咽喉德安為陵寢門戶所屬州縣與江西河南接境深山窮谷盜賊淵藪乃因督撫諸臣議比照鄭襄事體添設守備一員駐劄二府

交界以防不虞先生在本兵年餘南北交警羽檄日馳  
凡所題議動當上心明年乙卯先生年六十九會工部  
侍郎趙文華遙授禮部侍郎朱隆禧議欲遣官視師祭  
海神差田賦開市舶等事先生堅執不便且言視師非  
股肱重臣不可我朝閣臣多在左右不外出且東南民  
困已極士夫豪右動多橫議若以此時差田賦徒滋勞費  
必無成功如開市舶則倭奴變詐不常如大同馬市反  
為虜人所愚疏上遂忤旨降俸二級久之乃以年老多  
疾乞罷前職奉旨得致其事以去先期從子儀部亦以

望誤落賊遂侍先生南歸乃建賜老堂于東臯之上日  
與故人門生子弟談述古昔誦究學術詠歌太平而已  
明年先生壽七十儀部君與其諸子開宴東臯為壽旬  
日乃罷先生前後家居三十餘年憐上以表率鄉里汲  
引後進為事自五世祖以下皆為改封瑩域屬從子儀  
部纂家牒為譜戒以聯屬族人族之子弟有可進者皆  
獎拔之凡邑有利弊力為訪求歲壬辰邑令金君清舉  
行文量編補里甲禁革坊廂諸所措置皆先生發之既  
又請於大府屠公大山少府李公本推訪藍田之意設

立鄉約以厚風俗其後由尚書歸則請于當道辦減里甲均徭銀一千二百餘兩辛酉廣寇流剽至城下數日乃去則請廣邑城以保居民凡諸親識細氓有以迫切來懇輒為諭解不少倦平居尤喜崇節義厚先輩先正歐陽文忠公既遷于潁支庶散佚坟墓失守先生按潁上訪歐陽後得令裔孫雲以歸乃謀於邑令商公買田娶婦更立太師專祠又請之督學代以一人充弟子員以主祠事一峰羅公倫以忠節冠一時會有詔應議贈謚先生乃為疏以請又躬謂執政其後卒贈官諭德謚文

毅狀元學士西墅曾公榮遷葬親塗富民鄒愈二誘其孫鬻之遂藏公骸骨異以滅跡積數年訟不能決今少師徐公督學江西先生備言之乃案行同知李本少寬鄒人罪卒復學士骸骨復葬本里舊塋僉事高公安請謹人也暴露未葬餘五十年先生謀於署邑事江君得安厝祖塋仍為石誌其墓按閩時有鄭三根娘死於節輒躬自祭奠有道在婦人之嘆先生自閩陽明王公之教終其身未嘗一日不與人論孝其在同輩如同郡東郭鄒公守益南野歐陽公念菴羅公洪先兩峯獅泉兩劉君文敏邦

家臨川明水陳君九州虔州洛村黃君弘綱餘姚緒山  
錢君德洪龍溪王君畿皆嘗與之往反辨究雖論議互  
有發明而學問脉絡亦不能無少異同儀望從先生游  
垂三十年蓋嘗屢聆其說竊窺一二指歸矣先生自丁  
亥以來其論致知功夫則以孩提知愛知敬為良知本  
來面目反而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致書  
陽明南野二公蓋極言之其後先生家居每接引同志  
倦以躬行孝悌為致良知下手切寔功夫戊戌以後  
先生有悟于本体虛寂之旨全守平陽作大學臆說其

釋致知格物云宰物為知感物為意靈物為格心猶鏡  
知猶鏡之明致知猶磨鏡格猶鏡之照妍媸在彼隨物  
應之故曰格如云格于文祖格于上下又曰致知即致  
中也寂然不動先天而天弗違格物者致知之功用感  
而遂通後天而奉天時又曰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中  
節之和聖人於咸卦言虛言寂是究言感應之理以破  
萬有之障先生自平陽歸與同志論學一以涵養本体  
虛寂為歸是時適與念菴羅公論相契合其後再居京  
師凡四五年其與學者語益發明所得以為必如此而

後謂之聖學因刻白沙緒言以見意而諸君子則反覆  
辯論恐其分知與物為二不免墮於禪定云云先生亦  
屢為書辯之總括羣言各有指據而諸公不復能難也  
所刻有致知議畧良知辯其後因謝子經從門下問學  
庸首章先生發明其旨而其說益詳今所刻有質疑存  
稿先生長身玉立丰度峻整每入朝議事神閑氣定言  
論簡當同輩望之如孤鶴長鳴風神自別平生勇於為  
義臨利害禍福屹然不動往被逮時從容出見使者更  
曰服慷慨就道室中悲號不勝先生若不聞門人父老

送之無不流涕先生第拱手以別是時東郭念菴諸公  
皆追送江許猶相與誦學不輟錦衣百戶戴經伯常因  
執弟子禮從受學在獄與桂洲夏公亦時與說性命  
真機夏公頭首肯良久嗟乎此可以觀先生之槩矣平日  
著述甚富儀部方將衰次彙為全集辛酉之歲忽遭疾  
疾自此精神恍惚不寧又明年癸亥十一月前疾大作  
趣召儀部屬以後事初四日未刻遂卒享年七十有七  
屬續之日家無餘錢至不能具賓客夫人宋氏無子先  
卒先生未五十時即奉母鄒夫人命過繼同祖姪昆為

嗣改名毅今以廕授錦衣衛前所正千戶其後妾生子窮  
免踰歲而殤生一女許適羅殿撰公長子先生與撰相  
契尤深遂締姻家未幾女五歲而殤在兵部時生子營  
吉已報名廕授千戶甫六歲亦殤先生痛念不置乃為  
營吉立同祖孫耿為後若曰吉雖殤然應名在朝不可  
使其無傳毅娶陳氏繼趙氏耿娶吉水周氏孫二人冬  
孫孝孫皆毅出先生早以官業顯名當時二親皆康寧  
無恙與伯兄丹徒公友愛尤甚丹徒公止一子即儀部  
自幼先生携與出入延師授學冀朝夕勗之成其後儀

部起進士令丹徒有聲召拜給事中尋以言事左遷久  
之復起官至儀部郎中為郎中時先生在兵侍予以御  
史朝夕同在坐每縱言邊事儀部故熟邊方要害及各將  
官後來成敗先生咨訪至夜分不去及為本兵每警報  
至必召儀部策之前後章疏亦多令草定既而嘆曰人  
患多才吾恐汝不能久也儀部有子五人長棟以先  
生廕入國子監讀書邑里交游如處士劉君霖僉事湯  
君克寬州守陳君唐甫劉君希昭曾君夢祺江夏尹蕭  
君韶天台鍾君紐平湖教諭陳君綸皆為莫逆其在門

人如府丞郭子汝霖憲府陳子慶左給事中鄧子濂  
予儀望咸在仕籍予從兄龍蕭子浩張子鏜袁子禮先  
後舉于鄉凡諸胄監及校官弟子布衣行誼之士亦百  
餘人皆從先生游而在各邑以及雲間姑蘇八閩三晉  
之間及門之徒不下數百人往也多持行誼至大官其  
最著者少師公以輔弼重望為當時所宗及荐先生同  
朝猶凜然師事之不少衰海內既素高此兩公而親見  
其相處如此於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而益高先生之行  
誼先生始居雙溪之里號雙江山人其後躬畊白水之

陽建凌空閣于嶽山有飄然出塵之想遂稱白水老農  
既老卜居東臯為終焉既又號東臯居士然門人故舊仍稱  
雙江先生志所尊自雙溪始也嗟乎先生已矣教言日遠典  
型具在儀望深愧不文不能殫述懿德以章示來世所冀  
當代文章宗工賜之名筆悉為論次俾他日國史得並考  
焉踰五年為隆慶紀元之歲先生贈少保謚貞襄蓋特恩云  
明故中順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前太常少卿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追贈禮部侍郎謚文莊東廓先  
生行狀 宋儀望

世有大儒曰東郭先生姓邵氏諱守益字謙之吉之安  
福人其先系出幽州范陽後家宜黃徙永豐八世祖天  
成因族父瀾從文丞相起兵尋敗于元乃自永豐徙居  
安福城崗傳二世而當元季紅巾之亂諱思貞以智勇  
為鄉里所推有保障功入國朝諱克修始居澈源里子  
孫漸以儒術起家曾祖竹坡府君諱世魯祖毅軒府君  
諱思傑俱隱德弗仕毅軒公以子貴封大理寺左評事  
考即易齋大夫諱賢弘治丙辰進士歷官福建僉事致  
仕母夫人周氏賢德封孺人先是易齋公夢先聖孔子

予立于門之石橋母夫人亦夢日墮於懷尋以弘治辛  
亥二月二日生先生於澈源之第稍長即穎敏不羣已  
從易齋公游宦留都讀書至忘寢食是時彭公禮巡撫  
南畿一見大奇之曰是兒出必爭鋒天下易齋公遣從  
司寇胡南津公璉受學多所問難丁卯先生年十七以  
春秋中江西鄉試是年娶夫人王氏尋丁母夫人憂少  
間乃受徒誦春秋陽明王公移令廬陵先生慕其名見  
之極相稱許辛未王公由吏部主事同考會試時主考  
得先生卷甚喜謂王公曰子素知文善識此謂誰者曰

此必安福邠某先生遂冠南宮廷試及第七三人尋授翰林院編修方是時先生年弱冠丰格夔異同榜中望之如玉映山立主考內閣野亭劉公深以國器待之時易齋公在漳南得報喜曰吾志有託矣竟致其事去先生在翰林踰年念易齋大夫不置遂抗疏養病歸四方人士慕先生名咸來受學一日與諸生論及中庸輒慨然曰子思學於曾氏今程朱補大學必先格致中庸乃首言戒懼慎獨而不及格致何也時諸生辨難良久先生終不釋然丙子丁外艱悉力喪葬待庶母弟三人咸

易齋公遺言撫愛有加己卯謁陽明王公於虔臺因論及格致之學王公乃盡語以致良知之說反惡辨論先生翻然悟曰道在是矣遂執子弟禮未幾宸濠反江西王公起兵吉安先生聞變星馳軍門王公喜曰君臣師生之誼在此一舉企江西功成王公力荐先生先生乃疏上同列先生既受徒山房乃以聞於王公者精思力行沛然有得既又探知周程以遯孔顏考之濂洛諸書以證六經若同軌合轍無復疑二於是作季說以警同志今上登極之明年錄用舊臣先生將戒行北上尤憐

惓作祠堂規立鄉約置義田周鄉族有差作別同志說語甚警切明年癸未復謁王公於越中叅訂月餘既別王公悵望不已門人問曰夫子何念謙之也深也公曰曾子所謂以能問于不能云云若謙之可謂近之矣入京復授館職與經筵修國史進階文林郎於是贈父易齋公奉政大夫母進宜人王夫人封孺人會大禮議起先生率同館上疏不報明年甲申先生復上疏忤旨下詔獄是時修撰呂君柟繼疏入下獄先生與呂君日講學不輟有獄裏隻况集尋謫廣德州判官復入會稽省

王公聞如保赤子之教先生自是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觸作諭俗文以訓父老子弟長吏亦加敬信遂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先生自為記從游之士自四方來者日衆所著有時習誨章學者爭相傳誦感發然先生雖由文學起家至判州動能發姦摘伏一時稱為神明民有逋其室者至某甲冒爭而訟先生飾為婦試之輒冒以為妻先生笑曰此僮也庸可冒耶遂屈服陳姓者兄弟皆黥盜逮其弟而兄逸監司詰捕不已會先生攝篆逮者之妻稱枉先生故麾去之密遣人伺之果有私訊

者於是逸盜立獲部民有婢竊其藏以逃詰朝婢殮於  
他所莫可蹤跡先生庶得其人拷訊不服乃授隸方畧  
捕其幼子至訊之果得藏物富民步氏因繼爭產連年  
不決先生審其應立者諭之以理尋又處分其餘為祭  
祀宗族之需其人悅服乃願割其田三百畝助給書院  
在廣德三年乃轉為南京禮部主客司郎中先生既去  
廣德父老子弟送至白茆涕泣以別先生以詩慰遣之  
民乃為立生祠既至南都日與海內同志砥礪于學歲戊  
子陽明王公征田州班師卒于南安遂率同志為位以

哭是歲撰九華山陽明書院記於良知之學大相發明  
其後甘泉湛公涇野呂公與先生咸聚南都講學之風  
于是為盛又三年辛卯四月先生給由至真州痔作遂  
上疏乞養病由吳中就醫與魏莊渠諸公力論知行合一之  
旨既趨會稽哭陽明公與同志大會于天真書院是冬  
進階奉政大夫封王夫人宜人先生既南歸家事悉置度  
外日與門生故人商確問學如饑如渴每歲會同志于  
青原白鷺之間又數入吉水永豐太和萬安永新樂安  
崇仁臨川南昌既又遍歷名山從游之士自大江南北

明文海  
楚廣閩越之間去來恒數百十人海內交游以書問學  
者日不暇給丙申歲松溪程公文德量移安福先生喜  
曰昔人謂移風易俗莫善于學其在此乎乃相與行鄉  
約併里役省糧長朔望聚諸生論學于明倫堂已乃建  
復古書院先生為記十七年戊戌累用薦者起南京吏  
部考功郎中道南浦時今師相徐公督學江西乃約藩  
臬諸公率諸生肅先生聚講於貢院先生發明性善之  
旨痛快明白一時間者莫不躍然省悟明年由考功改  
司經局洗馬時同以名入者如渭崖霍公少湖徐公念

菴羅公荆川唐公浚谷趙公等皆負一時重望會先生  
與霍公同繪聖功圖及疏以献上初下禮部叅勘既念  
納忠免罪尋題充經筵講官庚子先生年五十應詔議  
薛文清公從祀評品精當見者歎服不已夏陞太常少  
卿兼翰林侍讀學士掌南院事同志集京師者咸不樂  
先生遠去先生作醫說以別六月履任會途次酷暑王夫  
人病渴不起時季子善侍側二子義美尋自計所奔至  
乃命美扶柩歸十二月陞南京國子監祭酒今相國南  
渠李公為司業先生相與與教化申明約束端嚴士氣

一時士習丕然為之一變雖外夷業國李全武臣輩六  
津受教不已歲辛丑會九廟灾有旨兩京文武大臣  
着自陳時政闕失故事諸大臣多惶惧引罪自解先生  
乃憐：於上下交修之義至引殿中宗高宗反妖為祥  
之說語甚悽切已遂落職閑住先生乃徧游金焦張公  
洞玉女潭諸勝既歸遂卜築東陽行窩四方學者日衆  
王夫人既卒中饋失助先生始議繼室壬寅五月娶今  
夫人李氏癸卯春遊衡嶽登嶽麓諸峯諸先正正祠有  
南嶽風詠稿歸歷攸邑聚講金仙洞先生自以身棄草

莽不得進輔天子弼亮左右所藉以明己志而酬上恩  
惟有培養人才講明學術為生平寔際每歲出會青原  
白鷺郡中諸賢先後來集已同志又建連山復真書院  
先生遂主教其中其在各邑以企撫虔南昌袁廣江浙  
徽寧諸郡或一至再至未有厭倦至赴冲玄齋雲象山  
廬嶽天真諸會動經數月其答同志企門人問辯皆隨  
器成就因事辯晰其言明白簡易學者多所啟悟前後  
會語俱載集中歲庚戌先生屆六十九邑士大夫以及  
門生親識俱赴復古書院為壽無慮千餘人先生家居

既久凡邑有疾苦若痼瘵乃身如舉安福丈量則以一人  
人歎其間不便者日為訕謗先生不少移節推危君  
嶽寔克成其事百姓至今賴之所著有危君遺愛集序  
甲辰乙巳連歲大飢先生率諸子出粟賑贍其鄉又數  
為書請糶於郡邑乞發于當道甚至為粥以餉餓孺既  
又創義倉歲計贏餘以贍宗戚鄉人貧窘不能自活者  
則多方憐恤之嘗率諸子在鄉人修建橋梁躬自督勸  
至於清邑稅復沙米減額外機兵復水夫常数及議帶  
徵諸凡利于民者先生力贊有司致書懇于當道悉施

行之鄉之父老子弟以及野田細氓無不陰德鄒氏至  
有籲天以祈報者諸子及孫前後以科第發身每捷至  
邑中人輒曰此為善之報也人或以橫逆相加惟閉門  
講授若不知聞平居無他嗜好每與客延坐和氣盎然可  
掬往來與諸子諸孫書惟憐之勉以問學於世之富貴  
利達泊如也季子善自丙辰登第歷刑部郎中庚申以  
考績奉特恩先生復原職致仕母夫人俱進贈封恭人  
是歲先生壽七十海內士大夫仕于朝食于家者咸南  
幣陳辭以獻祝誦視昔有加辛酉善奉命恤刑湖廣便道

歸省先生深以欽恤民命戒之壬戌九月先生寢疾邑之髦倪交籲奔祝諸子諸孫咸傳先生憐以母侵人產母繼家人生事母傷骨肉和氣為訓疾之先月猶與全志大會復真書院發明言行合一之旨愈加緊切至十一月九日王龍溪畿至自浙入問疾先生拱手以別次日疾亟命義美扶坐正衣冠端默而逝訃聞通邑大夫士民奔哭于堂深山窮谷不能至者皆會哭于其鄉諸生依各書院為位朝夕奠哭其在各邑亦然嗚呼先生可謂有終有始完名全歸者矣王夫人出嘉溪少叅公

理孫女有賢行事載念菴羅公所為誌中李夫人出瓜畬巨族子五人長義癸卯江西鄉荐美辛酉順天鄉荐俱入高等次善由乙卯鄉荐尋登進士歷今官俱王恭人出次養次蓋俱李恭人出義娶廬陵黃氏提督僉事國用女美初娶王氏御史文女繼娶周氏善娶臨川陳氏禮部郎中九川女養聘劉氏員外郎文孫女蓋娶伍氏同知宇女三人長適劉方伯佐子紹藩太學生次適廬陵楊少叅儲子應禎幼許聘今吏部侍郎萬安朱公子維京孫男十一人德源德濬俱邑諸生德涵戊午

中涵西鄉荐德溥温德治德泳德濟德洙德汴德深孫  
女九人曾孫男八人主庚京立唐玄庸哀曾孫女二人  
娶聘俱名族先生既卒之數月諸子遵、經營葬事乃  
獲地于里白竹阪之原期以甲子閏二月甲申襄事先  
期義等相率肅贄稽首泣謂儀望曰先大夫葬且有期  
純德純行不可殫述願吾子狀其寔將請銘于當時鉅  
儒予惶惧力辭不獲乃謹按年譜次第書之卒乃申言  
曰嗟乎斯道在天地間自孔孟既沒異端蜂起性命之  
精寢微寢滅至宋周程氏起而吾道正脉復有指歸乃

再傳而門人私淑者互持所見競立門戶而異議遂紛  
然矣迄今我明陽明王公勳起于困踣顛躓力求本心  
乃恍然特悟於致良知一脉以為直接千古聖門不傳  
之秘於是海內學者翕然歸之願王公所謂良知明白  
直截言下立悟於是習聞其說者立以聖人為必可至  
其於躬行寔踐多所缺畧平昔所稱高明穎達又多從  
意見起悟各持所得以授學者甚者參以老佛之說自  
以為得良知妙悟嗟乎二氏之教先儒以為闢之甚難  
溺之甚易吾輩乃又從更之若云與吾道互相發明何

明文海 卷四十四 三  
其悖也先生蚤歲博極羣書自六經子史以及百家一  
經誦記終身不忘弱冠登第即以文章氣節命一時然  
自虔台一見王公遂盡棄舊學終身師事其說平日著  
為文章發為述答自六經學庸語孟之外惟元公聖學  
篇純公定性書亟為學者稱之今觀先生語錄如跋夫  
學古本全或問一篇其於王公之學極相發明至論寂  
感則云四時常行不論寒暑百物常生不論開斂故寂  
感無二時体用無二界論道器則云就其不可觀不可  
聞超然散臭處指為道就其可觀可聞體物不遺處指

為器今人却以無形為道有形為器論良知則云昔見陽  
明先師時便知從良知上致只是認得良知粗了故包  
漫世情倚靠聞見懸想精蘊終於潔淨處未肯着  
寔洗刷論真性超脫雖從無極太極悟入則云悟得此  
意只在二氣五行流連中故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  
見太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見真性方是一滾出來  
若隱見得真性本體而日用應酬湊泊不得猶是有  
縫隙在論聖學則云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無形與聲  
不可觀聞學者於此無從體認往往以強索懸悟自增

障蔽此學不受世態點汙不賴聞見充拓不須億中測  
度不可意氣承擔不在枝節點檢亦不在著述繼往開  
來凡有倚着便涉散臭於洗心神明處尚隔幾層論費  
隱則云費是常發隱是常未發觀諸天道四時常行百  
物常生而於穆無言萬古如一日吾輩知費而隱亡而費  
則日用云為視聽言動一於天則而不可須臾離論克  
己復禮則云以非禮為己之私則可以己為私欲則禮  
安頓在何處故克己復禮即是修己以敬天下歸仁即  
是安人安百姓論性善則云形色天性通一無二以盡

性而言性即是氣以踐形而言氣即是性嗚乎斯道之  
傳自濂洛以還諸儒之說具在其脉絡指歸互有出入  
求如先生之言明白痛切至當歸一蓋亦罕矣蓋先生  
之學指受雖有所自至其深造自得彌老而篤則今之  
學者莫能至也海內之士謂陽明王公之學所賴以不  
墜者先生之功為大誠知言矣先生有集數十卷大要  
主于扶天常植人紀不立異以駭俗不衍竒以釣世蓋  
其胸次豁達精神瑩澈恢々然脫去藩籬洞徹人我其  
切磋善類接引後學涵以和氣溫以春風潤以時雨故

凡海內及門之徒一見先生傾心景慕退則同聲而和  
曰先生今之程伯子也夫古之君子懷才抱德患不得  
遇休時而際明主先生自正德登第逡巡館職屢進屢  
退彼其時勢艱危年資未至其引而退避亦其宜也今  
上以明聖睿武御極餘四十年先生夙負重望主上素  
知其名然自嘉靖初復還史局尋以議禮貶逐再宮洗  
以上聖功圖不合暨官祭酒教國學四方學者嚮風景  
從乃復以自陳閑住先生自遭廢家居踰二十年前後  
荐者無慮數十輩而卒莫能用豈其汲引者未至耶抑

先生所遭盖有數存焉而非人力所能與者予觀明道  
在當時遭遇神宗欲用之者數矣乃累以諫諍不合時  
事卒為執政所扼全後有登對者至自洛神宗輒問曰  
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注意如此然竟莫之用也以  
今先生觀之其與純公出處可謂先後一轍矣豈非天  
哉先生乎昔交游多海內鉅儒長者而在吾郡十居其  
三及門之徒亦多以文章節誼自表見前後躋膺仕樹  
功業者亦十數輩若夫先生平生履歷及所論者他日  
自當書於太史播于金石儀望竊以得于先生一二大者

借為論次以俟立言者採擇焉隆慶元年奉特恩追贈  
禮部右侍郎謚文恭葬蓋異數云



